



斌宗法師演講集



真常

斌宗



## 斌宗法師演講集【目錄】

◆ 斌宗法師演講集序	1
◆ 我人生死之由來	3
◆ 新春開示	8
◆ 智者大師對我國佛教的一大貢獻	8
◆ 佛法能使人離苦得樂	8
◆ 佛教是救世救人的	9
◆ 色身生活與法身生活	9
◆ 顛倒眾生	6
◆ 八苦	7
◆ 涅槃是什麼？	2

◆ 提高佛教常識·····	150
◆ 在台中蓮社傳授在家菩薩戒開示·····	165
◆ 央掘摩羅彌殺彌慈論·····	185
◆ 雪竇遊記·····	188





斌宗法師 演講集

---



# 斌宗大師講演集序

人有被一恩，輒思有以報之，況其多者乎？吾人既被之恩，多不勝數，其為極重者，度我慧命者也。慧命本有，而吾人不覺，不異於無，故生死輪迴，出沒苦海，茫茫然，往者無始，來者無終。必賴佛說法，師傳法，方能反本，了脫苦輪。世之言恩者，寧有重於此耶？竟何有以報之耶？曰：順乎佛之心，師之願，弘法利生，其庶幾矣。佛也，師也，心願無不在眾生也。

蓮友普清居士，亦師事業師雪廬老人，聞法行持，自度有得，發心度他。乃勸其夫君，同修淨業，以為度他之始。詎知語不易攝，勸讀斌宗大師此集，竟契焉。省其功，歸老人教化之德，遂翻印此集，布施未學，冀所以報之也。此大師遺著之四，原書題仍首篇之名，今

易之。行將付印，囑序於余，余自知謙陋，然慍於報德反本之義，不敢以不文辭，敬以所聞，一識其要。

末法時人，欲其自行化他，當生度脫，捨老實念佛，別無妙法。斌宗大師者，近世台宗泰斗也，深入法華三昧，觀末法眾生，實不能當生斷惑。故無論屬文開示，不忘指歸淨土。誠難得之善知識也。讀是集者，當因其慈悲之指，認取一句彌陀，持念不失，復能轉相勸化，如溺苦海，相援登舟，同度慧命，始得其要，亦始契印贈者之本願焉。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壬子孟秋廬江徐醒民敬識于臺中

# 我人生死之由來

慧嶽記

——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於澹雲精舍講——

## 【前言】

學佛主要在求離苦得樂，生死之苦冠於一切，同時也是為一切苦的根本，因為一切苦皆由生死而來的，沒有生死就沒有一切苦，生死不了怎能離苦得樂，所以常見一般學佛人，一開口便說要求了脫生死，這是莫怪其然的，生死既為一切苦的根本，那麼生死一了則可遠離眾苦，而獲到寂滅永安，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而實現學佛一大目的！

如是觀之，則知了脫生死確為學佛人的重要觀點。但要了脫生

死，當先明白生死之由來，和懂得了脫生死的方法，否則怎能了脫生死，而達到學佛之一大目的呢！

## 一、生死緣起

究竟什麼是生死的由來？佛教說為十二緣起，謂生死有十二種之緣起，換句話說，此十二緣起為組成生死之要素。十二緣起亦名十二因緣，何謂因緣？因是親因，如種子，為能生之種；緣是助緣，如雨露人工等，為助生之機；亦可說：事的起原為因，中間助成為緣。共有十二支：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六入，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此十二支，互相為因為緣，故稱十二因緣。所謂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此為一切有情生死由來。現在先來解釋無明的意思：

(一) 無明——就是不明，乃一切煩惱的總稱。由最初一念妄動

障蔽本覺妙明，於真空實相理無所明了，因而妄生一切執著，此謂無明。要之無明就是迷惑心，到底迷個什麼？迷了我法二種空理。眾生不了五蘊幻化不實，妄執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是為我執無明；不了諸法緣生無性之理，妄執萬有現像為實法，是為法執無明。所謂內執根身以為我，外執器界以為法。迷了我法二空的真理所以叫做無明；此為迷真所起的一念不覺。

按——無明有根本無明和枝末無明兩種：

①不明理性之空謂之迷理無明（不知真空實相離相之理）——根本。

②不明事相之假謂之迷事無明（妄見萬法為實有）——枝末。

迷理無明，指一念妄覺障於中道實相之理，使之不能顯發；迷事無明，指見思煩惱障生死之事，使之不能出離。凡外不明真諦理，著於邪見名為見思無明；二乘不明俗諦理，著於空寂名為塵沙無明；權

教菩薩不明中諦理，著於二邊名為根本無明。總之；迷真謂之根本無明，起妄謂之枝末無明。

(二) 行——是造作義，指一切行為，此為依無明而造出善惡業。

(三) 識——就是業識——第八識（是人生的總報主）。此識隨業受報，為過去業力所驅，挾持所造善惡種子而來投胎，於有緣的父母，當其交媾時，四週黑暗，唯見一幕淫劇，於明相發現處，神識聰利，剎那即到父母身邊，那時昏昏迷迷，忽起一念愛心（男的則愛母憎父，女的則愛父憎母），流愛為種，納識為胎（流一念愛慾心為受生種子，於父精母血之中而成胞胎，將此神識處於臭穢胎獄之中）。啊！慘了！生死的禍根將此演成，一切眾苦跟在後面而來，此為投胎最初的第一念。

(四) 名色——名指心識（即神識初投胎時之謂），色指形體



（即父精母血混成之肉團）。由於一念愛染投入母體為名，攬父母赤白二諦而成胎為色。所謂心物和合而成胎，胎相初成叫做名色（此為胎中精神物質初備之相）。因為初投胎時，六根未成。識心不能顯發其了別功能，但有心的名稱，沒有心的作用，所以不稱為心，只稱為名；初投胎時，形體未全，五官未具，不便稱身，故單稱色。此為嬰胎初凝還沒有完成六根的一個階段（人，生在胎內，生育之次第分為五位：第一七日名羯羅藍位，又云歌羅邏，譯為凝滑，或云雜穢——父母之精血初和合而成的一團凝滑之穢物。第二七日為，頰部曇位，譯為炮，經二七日漸漸增長而成為瘡疤之形。第三七日名閉尸位，譯為軟肉，經三七日漸成軟肉之質。第四七日名為羯南位，譯為堅肉，經四七日漸成堅固之肉。第五七日名鉢羅奢位，譯為肢節，又名形位，自神識投胎後至五個七日生諸根形，四肢差別，以上皆屬名色位所攝）。

(五) 六入——六根。在母胎十個月的中間，由名色漸漸成長到六根完備，於出胎後對六塵境有互相涉入的作用，故名六入（自第五七日形位後，漸具根相，至第六七日名髮毛爪齒位，第七七日名具根位，六根初成。從名色、六入至出胎，中間總有三十八個七日，皆屬胎中位）。此為有情一生受用之自體。

(六) 觸——接觸。根塵和合而成觸。指出胎後六根與一切外境之接觸。當小孩二三歲時，天真純樸，六根對境但起單純之知覺，沒有憎愛的分別。此為六根交際一切外境的一種作用。

(七) 受——領受（領受所觸之境）。根境相對於違順二種境界上，生起苦樂二種感覺謂之受。當四五歲至十歲時年紀稍長，知識漸開，知道接受一切境界，對於飲食衣服玩具等，都有所求，且能分別好醜，唯不生貪愛之心耳。此為對境所起的一種情緒。

(八) 愛——貪愛。於所對境，能起貪愛。當十一二歲至十八九

歲時，年將成人欲望既開，對於五塵欲境，心生貪著，唯尚未廣遍追求，雖單舉愛字，其實亦含有憎字在內，所謂「遇順境時則起貪戀之心，遇逆境時則起憎惡之心」。此為對境所起的一種貪染心。

(九) 取——妄取。二十歲後貪欲轉盛，於一切境，廣為追取，雖單舉取字，實則亦含有捨字在內，所謂「遇可愛之樂境則念念貪求，必盡心竭力以求得之而後已；遇可憎之苦境，則念念厭離，必千方百計以圖捨之而後已」。此為愛染欲境的一種趨求（前之無明是過去惑，今愛取二支為現在惑，同時又為未來因）。

(十) 有——業。有因有果之謂，由前際因（愛取），生後際果（生老死），業力牽引，因果不亡，遂演成三界輪迴的事實來。換句話說：由愛取二者所驅使，而去造作種種有漏之業，以感未來生死之果報。果報的範圍雖廣，要之不出依正二報。依報即是欲有（欲界），色有（色界），無色有（無色界）。正報即是本有（現在之

身），中有（中陰身，此身已死，後身未成，於此中間所受化身謂之中陰身），後有（後世受生之身）。欲等三有為受生處之依報，本等三有為所受身之正報，（前「行」指過去業，今「有」指現在業，雖屬現在卻為未來生死苦果之因）。此為所作業力感報的一種規定。

（十一）生——受生。以現在所造之業為因，依因感果，必招來世受生——在四生六道中受生（此生之一支通因通果，若對前之愛取有三支而言，則屬未來受生之果；若對後之老死一支而言，則屬未來感果之因）。此為未來受報的一種活動。

（十二）老死——老耄和死亡。諸根衰敗叫做老，身壞命終謂之死。既有生就不能不死，則四大幻軀自然從少至老，無常轉變必至於死，如燃香相似的漸漸消殞；要想永生不死，常壯不老是絕對不可能的！（老死本來二事，何故合為一支？因為老不一定有的，如一般夭殤者則不歷此階段，故與死合為一支）。此為未來受報的一種結果。

總之無明是無始一念不覺障蔽真心的一種虛妄（過去惑）；行是依無明妄惑而造出一切業因（過去業）；識是依造業而受現世投胎之第八阿賴耶識（業報主）；名色是神識依父母精血，心身漸次發育的一種狀態（約初受胎時言）；六入是在母胎中六根初成的名稱（約住胎言）；觸是六根與六境接觸不起憎愛的一種作用（約出胎後言）；受是對境分別苦樂的一種感覺（五六歲後的作用）；愛是對境生起的一種欲望（十四五歲後的作用）；取是廣求五欲的一種作用（二十歲後的作用）；有是由貪愛而造成的一種業力（作業成就）；生是依著所造的業力去受報投生的一種事實（依業受報）；老死是由無常轉變根敗身亡的一種現相（生命結果）。也可說：無明是一切煩惱的總頭目；行是生死的創業者；識是生死的責任者；名色、六入是生死的業報身；觸、受、愛、取是生死的犯罪者；有是生死的承罪者；生、老是生死的受刑者。十二因緣的意義大約就是這樣！但怎樣叫做無明緣

行，乃至生緣老死呢？扼要的說：為了「無明」不覺的愚昧性所使，迷于聲色貨利之中，處處顛倒取著，因而做出一切不合法不合情的「行」為來；此則因無明而引起一切作業——行，故曰無明緣行（緣是生起和引起的意思）。有了過去所造業因——行——牽識（業識）受報，此則因行而引起業識的投胎，故曰行緣識。有了業識投胎，自然組成形體，此則因業識而引起名色的成立，故曰識緣名色。有了名色，自然漸備六根，此則因名色而引起六入的構成，故曰名色緣六入。有了六根，自然能與一切外境接觸，此則因六入而引起接觸的作  
用，故曰六入緣觸。既有了接觸，自然對順境為樂受，對違境為苦受，此則因觸而引起苦樂的感覺（受），故曰觸緣受。既有了苦樂的感覺，自然樂則生愛；苦則生憎，此則因受而引起貪愛的情緒，故曰受緣愛。既有了貪愛，因而開展欲心，廣為追求妄取，此則因貪愛而引起妄取的活動，故曰愛緣取。既有了妄取，自然廣為造作，而受業



力的支配，此則因取而引起業有的規定，故曰取緣有。既有了現在業因，必受未來果報——六道受生，此則因有而引起帶業受生，故曰有緣生。既有了生命，自然由老至死。於中免不了的一切憂悲苦惱，此則因生而引起老死憂悲苦惱的結果，故曰生緣老死憂悲苦惱。這就是組成生死之緣起，亦即是我人生死之由來。現在不厭麻煩，再來反復檢討一下，使人容易明白：

人生怎樣有憂悲苦惱，它到底從何而來？由無常轉變的老死而來的（人生最悲哀而痛苦者就是老死）；它——「老死」又從何而來的呢？是從投「生」來做人而有的（因有了生的生命自然有結束生命的老死），何故要投「生」？由所作而規定了的業「有」牽引而來的（既有業因當然要依業受報而來投生，所謂負債須償）；「有」又從何而來？是由妄取而來的（因為有了妄取才會去妄造有的業因）；為什麼要去「取」？是被貪愛心所驅使的（如沒有貪愛就不去取）；

「愛」又從何而來？是從領受而來的（如不去領受則貪愛從何而起）；「受」又從何而來？是從六根接觸六境而來的（根不接境自然沒有領受）；「觸」又從何而來？是從六入而來的（沒有六根怎能去接觸塵境）；「六入」又從何而來？是從名色而來的（沒有心物和合的名色，怎能成就六入的作用）；「名色」又從何而來？是由阿賴耶識去投胎而有的（若無業識攬父精母血而成胎怎有名色的成立）；業「識」又從何而來？是由各人行為上所造出來的業，識被業牽而入胎（正如憑罪狀而入獄，若無業力自然不會牽識受報而投胎）；「行」又從何而來？是由「無明」迷惑心所驅使去妄作胡為而成業行（心不迷惑自然不會妄作胡為）。

反過來說：怎樣才能沒有老死憂悲苦惱呢？當不去受生；要不受生，當不造業——有；要沒有業，當不妄取；要不妄取，當不妄為貪愛；要不貪愛，當不妄為領受；要不受，當不妄為接觸；要不觸，當



勿妄用六根（六入）；要無六入，當勿產生名色；要無名色，當空業識；要空業識，當不妄作——行；要不妄作，當破無明；無明一破則生死自休！講到這裏非僅明白我人生死的由來，同時也知道生死的罪魁就是無明。

## 二、解脫生死

無明既為生死罪魁，那麼，想求解脫生死，當先斷無明為下手工夫，猶如擒賊必先搗其巢而擒其王，方能克盡全功，這是一種最恰當的譬喻。然而要怎樣來滅除無明了脫生死？當用般若觀照力，照了無明無自性，乃是我人真心上的一種虛妄，本非實體，凡夫不覺故被其所迷，而妄造一切惡業，妄受生死等苦。今既了悟無明虛妄，當體即空，而不被所迷，則無明無法活動，此則滅無明也。無明一滅則真心顯現，於是對於一切事理都能明白不昧，自然也就不會迷執我法二

相，生出種種顛倒取著而去妄造一切惡業——行（無明滅則行滅）。既不造業，哪還有依業受報的業識呢（行滅則識滅）？沒有業識，自然不會產生在胎的名色（識滅則名色滅）。既無名色，則安有六入的構成（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既無，誰去接觸（六入滅則觸滅）。沒有接觸，怎能領受（觸滅則受滅）。領受既無，便不生貪愛（受滅則愛滅）。既無貪愛，怎能妄取（愛滅則取滅）。既不妄取，自無有業（取滅則有滅）。既無有業，誰去投生（有滅則生滅）。既不投生，那有老死（生滅則老死滅）。所謂前者滅除，則後者不起，故曰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蓋無明為生死根本，所以一滅了它——無明，其餘十一支則不斷而自斷了。這好像砍樹一樣，從根砍斷則全樹皆倒。

如不善修觀法者，茲再舉念佛一法來說，念佛也就是能斷無明了脫生死的一種勝妙法門。貪瞋痴三者謂之根本無明，能夠一心念佛，

萬緣放下，則不起貪心；一心念佛慈心發現，則不起瞋心；一心念佛，正念昭彰，則不起痴心，念佛能破無明煩惱就是這種道理。

我人如肯發心念佛，求生淨土，俱足信願，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臨終必定蒙佛接引，往生淨土，花開見佛，證悟無生，即此便可永斷煩惱，永了生死，畢竟成佛！至此田地，還有什麼無明可斷，生死可了呢？

### 【結語】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身。我人既知生死之苦，欲求解脫者，則當趕快發心念佛，求生淨土，以期永了生死，永斷眾苦，否則長夜輪迴，生死無盡，那就冤枉極了。

# 新春開示

慈心記

——民國四十三年元旦於法源寺講——

諸位，新春恭喜！到底恭喜什麼？我們把它分為兩種：一種是一般的恭喜——就是恭喜諸位發財，健康，長壽，所求如意，萬事吉祥；一種是以佛法來慶祝諸位。佛法的慶祝留在後面來講。現在依例恭喜諸位發財，健康，長壽……。

然而，為什麼不在夏天或秋天冬天來恭喜諸位，而偏要在新春時候呢？這卻有點意思。因為春的定義是：「生機勃勃，萬象更新」。一年的景氣要算新春最好的了，所以人們藉此好現象來作慶祝的表示。就看新春期間一般往來的書信裏常常可以見到下面這些句子：「福祉與春光並茂，德業共歲序俱新」，即此意也。

今天是民國四十三年新春，為本年度頭一次與諸位晤面講開示的日子，現在就把「新春」二字作題目，會通佛法來對諸位談談吧。

當約有情界和無情界兩部分來講：一、有情界就是人事方面；二、無情界就是境物方面。現在先來講無情界的境物方面，又當分為兩層說：一、新春就是佛法，二、新春就是明心見性的境界。

大地一遇到春的光顧，萬類多要生起色彩來。所謂千花競秀，百鳥和鳴；山光水色格外明媚，柳綠桃紅互爭燦爛，處處流露著春的顏色，物物顯示著春的嬌艷，點綴著春的景色，充滿著春的氣象。似乎連咱們寺門口的幾塊古石也都有點新態度表顯出來。可說是「風光隨處好，景色一時新」。這麼良辰淑景，真是一刻千金，足夠惹人陶醉了。因此人們一逢到新春，都能不惜一切，隨各人的心志與方法，儘量地去欣賞它——春光。連那久為失志的廢木殘樹，也知春光好，都能趁時發榮；就是最卑賤的野草溪藤莫不都能奮起弱小的氣力去接受

春的惠澤，而發揮著它們的本能——默默地茁起根芽，萋萋地青青綠綠的茂盛起來。

春是富有改革性的，所以它一到人間，能使萬類維新起來。

春的性情是好生惡殺的，所以一切草木一遇到它，便生氣勃勃，欣欣向榮。

春的姿態是溫柔而美麗的，因此人們都喜歡接近它。

春的行動是非常大方的，所以無論有情界的人類，無情界的草木都很歡迎它的降臨。

春的心理是最為平等的，不分名花賤草都是一律受惠的；不擇皇都陋巷，莫不一律光顧的。請大家注意！現在要來會通到佛法來了。

春就是佛法！萬物可比眾生——人類，春風惠被萬物，正如佛法普濟眾生。

一切草木得到春風的化育便會開展它們的生機——抽根、茁苗、

生枝發葉；正如人們得到了佛法的涵養，能夠增長善根，萌發道苗，開般若花，結菩提果。

萬物未逢春以前是毫無生氣地度著枯燥無聊的日子，一旦春光降臨則勃然暢達起來；正如人們未獲到佛法以前是在煩惱迷夢中過日子，一旦獲到佛法真理的啓示，忽然覺悟起來，成為很解脫，很安樂的生活了。

大地得到春光的點綴，萬象一新，即時成為一個美麗可愛的世界；人們得著佛法的薰陶，心地豁然的清淨起來（遠離顛倒妄想）；如能個個依照佛法真實修養，無疑地，可以將這缺陷苦惱的人間，立刻變為莊嚴美滿的極樂世界了。

至於上面所說，春是富有改革性的，正如佛法能改革人們和社會的一切不良習氣，使每個人的身心淨化起來，世界淨化起來。

春的性情是好生惡殺的，正如佛教的慈悲宗旨，要使一切眾生離



苦得樂。

春的姿態是溫柔美麗的，正如佛教的教理，是真善美，能令一般知識人士樂於接受。

春的行動是非常大方的，正如佛教的教義極為圓滿，所以能夠三根普被，萬彙齊收。章太炎先生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不能不修，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

春的心理是平等的，正如佛教不論貧富人人皆可學佛，人人皆可作佛，乃至慈悲到一切蠢動含靈。

以上講了一大堆，到底與諸位有什麼關係？重要是說春好像佛法，在這新春時候，萬物受了春的惠澤，不敢怠慢，都能各盡其能的努力起來！那江山方面則增添了不少色彩，草木方面則欣欣向榮暢達茂盛；乃至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終不讓他錯過機會。我們能夠學佛總算難得。佛法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經云佛法難逢，今既與佛有



緣，幸勿錯過機會，當勇猛精進，實地真修，以期獲到佛法大受用處——解脫安樂，究竟成佛，這才算為真正學佛，這才不辜負佛法，同時也不辜負人生；否則不如萬物了，這是多麼慚愧和可惜呢！我來引一首唐朝韓愈做的詩作警策，題目是「晚春」詩云：「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這首詩是很有意義的。他說：草木也知道東君——春，不久將要消逝的，所以要奮發精神拼命地去爭取最後的春光——百花鬥艷。只有楊花和榆莢，卻毫無才思，祇知道像雪一般地在廣漫的天空飛舞著。它的大意是譬喻人們生於世間，毫無樹立而混過一生，正與楊花榆莢一樣的。我們學佛人既有緣遇到佛法，如果不知道勇猛精進，求取道果，那麼，與楊花榆莢還有什麼差別呢？人為萬物之靈，花是無情——無知的草木，我們要做一個不愧於草木的人才對！茲再詳細說明之：

頭一句是喻人們當知佛法難逢不可錯過機會，故云「草木知春不

久歸」。第二句是喻既有緣遇到佛法，當努力精進爭取道果，故云：「百般紅紫鬥芳菲」（「百般」喻學佛人，「鬥」字喻精進，「芳菲」喻道果）。第三句是喻無善根的眾生和懈怠的行人，因為沒有智慧所以不肯學佛，或雖學佛又不肯精進，故云「楊花榆莢無才思」（楊花榆莢指無善根眾生和懈怠行人，「無才思」即無智慧）。末句是喻昏迷無知的顛倒眾生，如動物般只知食睡混過一生，故云「唯解漫天作雪飛」。（「漫天」喻人生，「雪」喻動物，「飛」喻顛倒混過一生）。

大家讀到這首詩，有沒有感想呢？新春這麼好，佛法更比他好！人們未遇到佛法以前的生活，好像一切萬物未遇到春以前的境界一樣。以前的境界是什麼？冬天啦！秋天啦！夏天啦！它們的境界又是什麼？讓我來介紹一下。

夏天的境界：炎風熾日，爛石煎沙，整個大地如一烘爐。古詩

說：「山川炎似火，天地熱如爐」。這是多麼可畏呢！因此夏天是為人們最討厭的，所以稱為炎夏、酷暑。酷字是含有殘忍的意思，正為夏天能困苦人的一種表示。以其炎威可怕，故有避暑，苦熱這些事情的產生。至於春終沒有聽過有酷春，避春，苦春等這些名詞。

秋天的境界是：林疏木落，風颯霜凋，千山憔悴，萬境荒涼，這是多麼使人蕭殺不堪！因此，那別思離愁大半都被它——秋，觸動而生起的，古人說：「遊子思鄉淚，征人旅夢孤」，「愁增宋玉，髮白潘安」；以其蕭殺愁人，故有悲秋，驚秋的這些名詞去形容它。至於春，根本就聽不到所謂悲春，驚春了。

冬天的境界是：雪飛霜降，地凍天寒，古詩云：「葉盡千山瘦，霜寒百草枯」。這是多麼黯淡呢！以其凜冽侵人，故以嚴冬稱之；以其萬木凋謝故以窮冬稱之。至於春則不能以嚴春，窮春來稱呼它。嚴字是含有畏懼，戒嚴的意思——謂為寒威迫人，連那無知草木也不敢

伸出腳手來——抽根發芽——這就是畏懼的意思；冬天要多穿衣服，預防寒氣的侵襲，這就是戒嚴的意思。《楚辭》云：「秋既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至於春那就不這樣了，除了景色殊勝外，它的佳號卻來得非常漂亮——錦春，芳春，還有春光，春色，和嬉春，遊春的種種美稱，這些專美名詞，確為東君——春，所獨占，終沒有其它的份兒，何以故？因為從來沒有聽過有：芳夏，芳秋，芳冬，或嬉夏，嬉秋，嬉冬，夏光夏色，冬光冬色的這些怪誕名詞，於此則一看到它們那些綽號即便知道它們環境的好惡和優劣是不可同日而語——迥然不同。

學佛人和一般不同地方，就在於一切境上能夠觸景觀心會通佛法而善用之罷了。以上所說種種是以新春喻佛法。要之，春是含有柔和溫暖義；可表佛教的慈悲心。夏是含有殘酷義——炎熱；可表人們的殘忍心。秋是含有憔悴義——蕭殺；可表人們的愁苦心。冬是含有畏

怯義——寒威——嚴冷；可表人們的懦弱性。這些表示到底有什麼取意？總而言之，要諸位見到溫暖而美麗的新春，當自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如春那般溫暖煦物的慈悲心去利益人群？不可祇知貪圖嬉春踏翠而已；否則成為迷戀五塵陶醉浮生的一類人了。

看到炎威可怕的夏天，當自己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如夏天那種炎威的殘忍心去惱害一切眾生？不可祇知避暑消夏而已，否則成為消極逃生一類人了。看到蕭殺愁人的秋天，當自己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被那如秋天蕭殺愁人的煩惱痛苦所苦困擾，又不可發生厭世悲觀的心情；學佛人當能擺脫逆境，安心樂道過日；否則沒有真實獲得佛法的受用。看到嚴冷畏人的冬天，當自己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像無知的草木那種怯弱心情，學佛人要具有大無畏精神，勇猛精進（一方面精進利生、一方面精進佛道），這才不負學佛；否則成為焦芽敗種，不敢向上進取大乘的孤調解脫了。以外還有種種表示，列表如下：

## 佛法

- 一、能改造真善美的人生——如春能令萬象一新，景色宜人。
- 二、能解除人的痛苦——如春沒有那些炎威酷熱等苦。
- 三、能消滅人生煩惱——如春沒有那些蕭殺愁人的景象。
- 四、能發揚救世無畏精神——如春能鼓勵那些被寒威侵迫得連一

點生氣都沒有的草木，使其生氣勃勃、欣欣向榮起來。

新春就是明心見性的境界，個中消息留待明天再講。

現在要來說明新春就是明心見性的境界。當先介紹一下明心見性和未明心見性他們的境界是怎樣？扼要的說：未明心見性的人是在迷夢中過生活，一向顛倒妄想用事，隨時隨處都有發生煩惱障礙的可能；正如未逢春以前的一切境物都顯示殘舊不堪的氣象；尤其容易引人生起一種枯燥無聊的心情。

明心見性的人，遠離一切迷情妄想，沒有任何煩惱痛苦的困擾；正如新春時候沒有那些炎威，蕭殺，嚴冷等的惡劣環境。

明心見性的人，對一切境盡是樂境，一切處無非西方，一切時悉皆解脫自在，正如新春佳日——無邊風景好，一刻值千金，隨處堪行樂，何人不醉心，一樣。

未明心見性的作為多是舊習氣（從無始劫來）——妄心的作用，如舊歲。

明心見性後的受用為之新境界（其實新未嘗新，因本有故，不過對斷妄方面之權說耳）——真心的作用，如新春。

明心見性有這麼殊勝境界，大家想不想獲到這種境界？不消說，是人人不約而同的一種盛大希望。那麼，就來講些關於明心見性的事吧。

學佛重要在斷煩惱了生死，離苦得樂。如果能明心見性，則煩惱不斷而自斷，生死不了而自了，眾苦不滅而自滅，諸樂不求而自得。照此看來明心見性是修行人的樁重大事件。因為是小事所以古人不



惜草鞋錢，千山萬水參訪名師，尋找善知識的開示，吃盡許多苦頭，無非為著這個——明心見性。如香嚴禪師以為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慧可禪師的立雪斷臂，趙州八十歲行腳，都是為著這個。可見修行對於明心見性一事是非常重大，故以大事稱之。

明心見性，謂明悟自心（常住真心），徹見本性（本有覺性）。要之，就是證悟真心。此心即吾人現前一念靈知之性體，圓明寂照，不生不滅；為諸佛之法身，眾生的慧命，俱足一切功德智慧，永離一切顛倒妄想。乃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不過被無明煩惱所遮蔽，不自覺知耳。如果有人能識得它，則大事立即成辦，妙用無窮！然而要怎樣才能認識到它——心？它到底是張三還是李四？住在台灣或在大陸？不知道它像個什麼，住在那裏，怎能找得到呢？這都是成為問題。

它——真心的身材像貌，不是長短方圓，更非青黃赤白，無形無



相，無聲無臭，誠不可以相貌取。雖不可相取，然而應物隨緣時卻無處不是，無時不有。古人說：「若要知道它像個什麼，不長不短，非青非白，若要見它，開眼也是閉眼也是」，面面皆是，可惜大家都當面錯過。

它，無來無去，無方無所，不在內，不在外，也不在中間，故不可以踪跡尋。雖不可以踪跡尋，然而大用現前，卻這裏也是，那裏也是。所謂「內外中間一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處處皆是，時時不無，還要到那裏找尋。蘇東坡偈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亦即所謂，翠竹黃花無非般若，溪聲山色盡是遮那（遮那即法身，譯為遍一切處）。

照上所說，既云不可以形像取，亦不可以踪跡尋，怎樣又說無處不是，無時不有，真是丈六金剛摸不著頭腦。那麼我來引一個故事給大家作參考。

唐朝懷讓禪師有一次去參嵩山安祖師，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師西來意，便是要人明心見性）？答：怎樣不問自己意呢？又問如何是自己意？答：請觀密作用。又問如何是密作用？安禪師以眼開合示之！這一來頓使讓禪師言下開悟了。正與上面所說的開眼也是，閉眼也是的道理相同。可是諸位有沒有開悟呢？

這人人本有的真心本性，它的別號叫做主人翁，又名本來人，或云法身，或稱佛性，是名異義同。這個主人翁，與我們最為相親相近，須臾不離，並且對於日常諸事，都很關照著我們——如肚子飢了，它就會招呼我們去吃飯，口渴了，就招呼我們去喝茶，天氣冷起來，就招呼我們多穿衣服，乃至夜裏跑險路，它會暗暗地警示我們，要當心！要注意！不要跌倒！你看，它是何等的關心著我們，愛惜著我們，較之親愛慈母，可說是有過之無不及，我們竟說不認識它，實在太冤枉，太辜負了它。古云：「見色聞聲大用現前，穿衣吃飯承渠

「恩力」，就是這種意思。雖然如是，但主人翁到底在什麼地方指揮著我們飢要吃飯，渴要喝茶呢？大家卻道不出來。

假使有人說：那裏有所謂主人翁在指揮我們？事事都是我們自己主意，自己會的。那麼我請問諸位一句，誰是你的自己？如說：具有兩顆眼睛，一雙耳朵，一根鼻子，一個嘴巴，一雙手，兩隻腳，圓顱方指，頂天立地者，這便是我——自己。呀！呀！弄錯了，它是借四大——地水火風，和父精母血的各種因緣和合所構成的，是無情——無知覺的東西，且會損壞——死，怎能指揮我們的一切動作？反之它是一個被指揮的東西。如果是我，我是主宰義、自在義，它能主宰永遠不死，自在不變嗎？如說不能，怎能稱我？且剛死之人，五根——眼耳鼻舌身尚在，何以眼不能見，耳不能聞，鼻不能嗅，舌不能嘗，身不能行動，這可以十足證明非我。的確另外有個真我——主人翁在主宰著一切。

孟子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嗅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就是這個意思。說一句坦白話：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在鼻能嗅，在舌能嘗，在身能動作，在意能知，這都是真心的作用。至於行住坐臥，語默動靜，運水搬柴，迎賓送客，屙屎放尿，也莫不是它的靈明所在。所以安禪師，以眼開合指示讓禪師，就是指點這個——真心本性。叫他「常觀密作用」是要他能於尋常日用中，在見聞覺知的密作用處討個消息。偈云「要識本來人，直下須親薦，尋常日用中，不隔一條線」即此意也。

老實告訴你們，開合者是眼（父母所生的肉眼），能使它開合者是性（真心本性）。它時刻不離我們，卻一向為世人忽略不知，故以密作用稱之（密是不顯露的意思，明明不無，而不自覺知，故云密作用，即指真心）。但悟者了了，而迷者茫然。諸位若要認識它，當向密作用處薦取！

講到這裏，當附說幾句。上面所說在六根門頭指揮我們一切的就是真心——主人翁。可是中間卻有一個假的，它和我們的主人翁，面目相髣髴，常常在搗擾著我們。如果稍不留意，即便被它瞞騙，使我們弄得亂七八糟，甚至能拖累我們到三惡道去，這是多麼可怕的呢！大家當萬分的注意和警覺！

到底這個是誰？坦白說，就是妄心！經云「心為惡源，形為罪藪」（此心字即指妄心）。然而要怎樣去辨別它，方不被所欺？我來告訴諸位用一個最簡單而很標準的計量器，來計量它，便很容易找出真假的答案。這計量器，就是日常的反省法。我們在日常的一切行事中，能夠於見聞覺知上反省一下——如逐境緣塵，貪染執著者此為妄心，亦名眾生心。如對境能無迷，清淨解脫者此為真心，亦名佛心。

大顛禪師示眾云「但除卻一切妄想即是真心」。要之凡一念心

起，當迴光返照，去觀察它，所起的是：清淨心、平等心、慈悲心、喜捨心等，這就是真心。所起的是：顛倒心、執著心、嫉妒心、我慢心等，這就是妄心。所謂凡合理合情的善念，都是真心的作用；不合理合情的惡念，都是妄心的作用。比方說要認識一個人的好壞，當然要觀他的言行，如一一言行，都屬善的合理的，那無疑地它就是好人。要是它的言行一一都是惡的、不合理的，不消說，它不是壞人是什麼？

吾人如能念念都是善，則何處不是真心的所在，如果念念都是惡，那麼，真心終不會給你見面，是永遠找不到它的啊！

諸位現在大事成辦了嗎？如還未體會，無妨再來變通一個辦法。照樣請問諸位一下：春像個什麼？春在那裏？要怎樣去認識它？欲解決這些問題，讓我來引一首宋朝大理學家——朱熹所做的詩給諸位作尋春的路引。題目是：「春日」，其詩曰：「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

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它的意思是說：天氣優美的日子，我遊春到了泗水邊，見那漫無邊際的風景煥然一新，這時偶爾被我識得了東風——春的面目，覺得大地上，萬紫千紅都是春光의 點綴。「等閒」即偶然的意思想。「東風」即春風，「面」指面目，若作東風拂面解，則失了此詩價值，而大違作者的本意）

再有一首古人的悟道詩，云：「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歸來偶見梅花燦，春到枝頭已十分」此兩首詩都是觸景悟心之作，可為欲明心見性者一助。

大家現在有沒有找到它？啊！「東君昨夜傳消息，綻出紅梅第一枝」。諸君悟否？

假使有人問我春像個什麼？我則答曰：「無邊光景一時新」。如果再問，春在那裏？我又答曰：「萬紫千紅總是春」。



在這東風駘蕩的媚景芳時下，花光柳色桃燦梅香，無一不表示著春的面目，何處不是春的所在，更要到什麼地方去找尋？還說什麼不認識它？認識真心的道理也是同樣的？咦！

「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爭奈東君漏洩何！」

講到這裏我想這個——○一定被諸位找到了。不須我再饒舌吧。春天梅花，桃花等開得這麼嬌艷奪目，美麗可愛。可是諸位自己心地上的般若花曾有開放否？如說我們心地上並沒有栽植過什麼？諸位恐怕忘記了！當你們在求受三皈五戒之時，是不是我都各各贈給你們一顆傳自靈山的菩提種子，同時殷勤地囑你們當善護持，不可拋掉，更不可栽種失宜，要好好地灌溉，培養！或說我們在這不久中間才行皈依禮的，播下短少日子的菩提種子怎能這麼快就開花呢？我說：未開花，也要生枝發葉，最起碼總該抽根茁芽啊！諸位可是這樣



嗎（聽眾靚面大笑）？

總之，我們學佛人，臨於有意義的新春，一切境界都好，但要能夠觸景會心，藉此進道，不可逐境迷心，一味向外馳求，欣賞春光而已，否則大有辜負佛法，辜負自己，辜負新春給我們這麼多的助道因緣。諸位以為怎樣？

大家莫厭嚕囉讓我再來告訴諸位一個明心見性的根本辦法：

這個人人本具的真心佛性，因為被無明煩惱所遮蔽，所以不得顯現。當世尊於菩提樹下開悟的時候，曾三嘆：「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因被顛倒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是真實語。我人如能滅掉無明妄想，則真心本性自然顯現。無明就是迷惑心，到底迷個什麼？乃迷了我法二種空理。凡夫顛倒不了四大非有，五蘊皆空之理，妄認身心為實我，是為我執無明。不了諸法緣起性空，本非實有，妄執萬有為實法，是為法執無明。因此二執迷惑真心，使見聞覺

知流逸於六塵境界，處處貪戀，事事執著，妄造惡業，妄受苦報。現在要想明心見性，了脫生死，當著力斷此二種無明妄惑——第一莫認五蘊虛妄身心為實我；第二莫認一切萬法為實有。否則緣木求魚終不能達到目的——明心見性。然而要怎樣方能做到事實？

當依般若智，用觀照工夫，諦觀今此身心唯是五蘊和合假名為我。先觀色蘊——身，了知此身四大假合，皮肉筋骨之堅者屬地，痰淚津液之濕者屬水，呼吸動轉屬風，周身煖氣屬火，四大各離，今此妄身當在何處？

次觀受等四蘊，了知領納是受，取像為想，造作為行，了別為識。因為根境（六根六塵）和合而引起妄心分別才有受等四蘊的作用。如果根境不偶，今此妄心當在何處？所謂身——色蘊，從四大假合而有，受想行識由妄心分別而有，究竟沒有實體。《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這就是眾生的顛倒。

諦觀身心離此五蘊因緣假合之外，求人我相了不可得，則破我執而證我空。諦觀山河大地一切諸法，皆是緣生無性，當體即空，則破法執而證法空。於是自然不生顛倒妄想，迷戀執著。

既能識破妄源，徹悟身心世界了不可得，則靈光獨耀，真心顯現，一切迷情妄相當下銷滅，無始生死煩惱頓時超脫，正如雲消月現，萬里澄空一樣。所謂「清風掃蕩障雲消，萬里青天孤迥迥」。這就是明心見性的境界，此時還有什麼生死煩惱可言呢？好！至此（一）約境物方面的道理講完。（二）約人事方面的道理留在明天再講。

約境物方面的道理已經略略講完，現在要來談談人事方面了。在這新春佳節裡，無論自然界和人事方面都有一番維新。所謂上天下地一切萬類都呈現著新鮮明媚的氣象，宇宙彷彿成為一幅大自然的春畫。此為自然界的維新。至於人事方面呢？自然也有它的維新

啣。

因為新春有那麼好，所以一年一度的過年，是極為人們所歡迎的，因此在於將近過年新舊交換的時候，大家都忙著一切準備歡迎新年。是不是無論那一個家庭，頭一步就是把家裏的每個角落都清掃得乾乾淨淨，把一年所積集下來的骯髒東西，都清除得一清二楚，把凌亂無用的拉雜東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然後將珍貴家寶都拿出來布置一番，長供桌披上了古式繡花、繡龍、繡鳳……的各樣桌圍，或新式西洋綿織的美麗桌巾，大理石的椅子披著刺繡的大紅緞椅套，案頭上排著寶貴而美雅的花瓶、古盤，以及珍奇的各種古董品，地板上鋪著洋式的大地氈，點綴得煞是熱鬧，到處都生起色彩，維起新來。至於飲食、衣服方面更不消說。這些雖然是表現富貴家庭之氣象，同時卻也為著歡迎新年。就是貧窮家庭的人們，也都能各盡力量地去圖個新鮮和美好的衣食等，盡情的吃喝玩耍來享樂這一年一度的新年，誰也

不肯讓它悄悄地過去。

照古來俗例在新正的五日內，一切都要圖個吉利，那些不吉祥的話都被禁止，連那頑皮淘氣的孩子們打罵也免了。開口就是祈願花常好，月常圓，人長壽的好話，任何人一見面就是「恭喜」二字。到處洋溢著吉祥的空氣，充滿著喜悅的氛圍，融洽和諧地烘襯出一片國靖民樂的昇平氣象，恍然成為一個暫時的極樂世界了。

雲門禪師說：「我們修行人，要日日是過年」，這句話很有意義的。

要知道過年是含有革舊維新的意思。統上所說是自然界的境物方面和一般人事方面的革舊維新。但我們學佛修行人要怎樣的過年，怎樣來革舊維新才合乎正義呢？除了和一般隨例過年外，還有一個很重要而具有深長意義的過年；那是什麼？就是法身的過年啦！人們只知道有個色身——肉體——一味講究那些物質方面的美衣豐食來供給色

身過年的享樂，卻不注意到色身之外還有一個主人翁——法身——它也要過年的！法身的過年就是內心的過年。它的過年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外乎革舊維新罷了。它的革舊，即革除舊習氣——一切顛倒妄想；它的維新即建立新觀念——清淨解脫。若詳細言之，所謂：轉慳貪心，而為布施心；轉瞋恨心，而為慈悲心；轉愚痴心，而為智慧心；轉煩惱心，而為解脫心；轉妄想心，而為靈明心；轉分別心，而為平等心；轉顛倒心，而為正覺心；轉染污心，而為清淨心；轉執著心，而為放下心；轉我慢心，而為謙讓心；轉障礙心，而為隨喜心；轉嫉妒心，而為敬愛心；轉殘忍心，而為同情心；轉邪曲心，而為正直心；轉欺誑心，而為誠實心；轉多疑心，而為堅信心；轉懈怠心，而為精進心。轉就是革除的意思。扼要的說，即革除過去的一切惡思想——舊習氣；建立未來的一切善思想——新觀念。總之！斷一切煩惱，滅一切妄想，這叫做革除舊習氣；生清淨心，發菩提心，這叫做



建立新觀念。如改變私我的個人主義，而為無我的大眾主義，這都是革舊維新的行為。

那些慳貪瞋恨等為一切眾生無始來的惡習氣，能令眾生造業感苦，生死無盡，故當一一革除淨盡；這些喜捨慈悲等，為一切有情作佛成聖的基本條件，故當一一建立起來。

當我們在清掃家裏準備歡迎新年之外，同時也要好好地清掃內心一下。那妄想心，煩惱心就是內心的塵埃；那慳貪，嫉妒，瞋恨，執著，貢高，我慢，就是內心的垃圾——骯髒東西。家裏的塵穢，是由一朝一夕，最久不過一年半載的積集，是容易清除的。至於內心的垃圾，是從無始劫積集下來，一向為人們所疏忽。這久遠熏染之深的內心塵垢，如膠漆般的堅黏，要除去它，誠非易事，非努力奮鬥一番，是絕對辦不到的。

學佛的人受過佛理的啓示，是懂得這些道理，故在革舊迎新的過



年之下，當自己檢點檢點，把各人內心所有的那些垃圾徹底去清除它，然後才把法身莊嚴起來。因為我們的內心也有很多寶物，當然也要拿出來布置，來表示歡迎新年。

以戒行莊嚴來代替晃耀奪目的錦繡桌圍；以法空為座來代替大理石椅子；以七科道品，四無量心，六度，四攝……來代替一切珍奇的古董品。此外還有三智，四德等的種種無價寶物，都要一一搬出來布置，品評。這麼一來，我們的主人翁好像做了一位大富長者，其實是實相門中本來的大富翁。

要知道上面所說的那些寶物，都是我們各人自性寶藏中本有的東西，可惜眾生迷故，不知受用，甘心作個困苦窮人，飄零三界，流浪六道，難怪乎釋尊說我們眾生為最可憐愍者。

此外還有一種道理，人們只知道，清掃色身所住的房子，毫不覺察到法身住的房子也要清掃啊！

智暉禪師說：「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父精母血生育為成），住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讀了這首偈，便知道今此色身，乃為法身一期的暫住宅。

色身所住的房子是採集那些磚石，木材，水泥，石灰等材料，為泥水匠、木匠所造成的。至於法身的房子則由集合地水火風四種材料，由父母自己擔任泥水匠、木匠而造成的。它——法身房子，與普通房子的型模是差不多的。中間也有一個大門——口，許多東西均由這裏出入。裏面還安著一台放送機——舌——時常的放送著種種消息。普通的門扇，是用木材和玻璃連合製成的，最多四扇；至於它，則純用牙骨類為之，且有三十餘扇之多——齒——較之普通房子實在考究多了。門頂上更有兩個空氣窗——鼻——一切空氣都由這裏通透的。其次還有兩個正面窗——眼——它的光線非常好。左右更安置兩

個收音機——耳——常常在吸收著各地各種的消息。普通房子是用瓦、或茅草、竹類蓋的，它則純用寶貴毛髮作厝蓋。普通是用木材做桁、柱、樑、棟，或鋼骨造成的，它則純用骨骼為之。普通是用泥土或石灰粉壁的，它則用血和肉為之。普通是用枋料為外壁護，它則用布類或毛織類為之（衣服）。其他如水溝（小便）、廁所……樣樣都施設得很齊備；這就是法身隨緣暫住的房子。

現在要怎樣來清潔它？是不是用香肥皂和面巾把鼻目嘴以及全身洗刷得乾乾淨淨呢？那這誰也曉得，還用著我嚕嗦嗎？在這歡喜過年之下，我想任何人——就說最骯髒而頑皮的孩子們，他們的媽媽也會督責他去洗一頓澡的。老實告訴你們，清潔法身房子，是約理方面的。扼要的說，即清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人們六根不能清淨，根本是被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所染污。如眼被色迷則起貪愛且念念追求，必千方百計，盡心竭力以求得之而後已，如果得不到它，則起

瞋心；不知萬法如幻，妄起貪愛；不能安分隨緣，妄起瞋恨是為痴迷。耳鼻舌等例之可知。又六根對六塵時，遇順境則起貪心，遇逆境則起瞋心，遇中庸境則起痴心。由六根門頭起貪等三毒煩惱染污真心，這便是法身房子骯髒的所在。

我們學佛人當了達「徧計」本空，「依他」如幻，「圓成」本具。六根對六境時要能迴光反照，遇順境時不起貪心，遇逆境時不起瞋心，於是則痴心無由生起。如眼見色不起貪愛則不被色染，即是眼根清淨……即是意根清淨；這就是清淨法身房子的方法——清淨六根。此不過一種方便說法，若積極的說要能消除眼等無始以來之六根罪垢，以無量功德莊嚴之使其清淨，由此清淨之功德而能六根各發無礙妙用——六根互用自在，這才算真實獲到六根清淨境界。

至於過年的物質享樂——嚴持規戒就是法身的美麗衣服；廣修福慧就是法身的上品飲食；法空無我就是法身的廣大住宅。要而言之，

法身的過年是用不著什麼文繡、甘旨等去供養它，只要我們發菩提心，勇猛精進，實踐四宏誓願作為勝妙供物來供養它就夠了。否則色身過年，而法身沒有過年（方便語），大家忍不忍心我們的主人翁在無聊地度著新年的呢？

話說轉來，現在要用佛法來恭祝大家了，照樣的恭喜諸位新春發財，長壽，健康，所求如意，萬事吉祥。諸位不要詫異以為這些事都是社會上平常的一種酬酢語，怎麼說是佛法呢？慢慢聽我道來！

第一祝諸位發財，不是指的世間有漏之財。世人所要求發財，無非為著物質生活的享樂罷了，可是它沒有永久性——靠不住。這是怎樣說？因為世間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緣所生法，乃一種變幻無常的；當然金錢也不在例外。佛經上告訴我們說：世間財物為五家共有，哪五家呢？一、貪官污吏，二、水火，三、盜賊，四、刀兵，五、不肖子孫。因此我說世間財物是靠不住的。

至於我所要祝諸位發財，指的是功德法財，即莊嚴道果的七聖財，又名七法財。《寶積經》四十二卷云：「一切眾生不獲此（七聖財），故名極貧窮」。那七聖財：一、信財，二、精進財，三、戒財，四、慚愧財，五、多聞財，六、施捨財，七、定慧財。因時間關係，七聖財避繁不講。總之廣修一切功德智慧就是發財（出世無為財）。

此等法財非同世間金錢祇供物質生活之享樂——福蔭色身而已；它能莊嚴法身，培養慧命，並且非只一生的享用，能夠歷劫無窮的享用；又不怕盜賊的搶劫，水火的侵損……，直至助成我們作佛成聖。諸位願不願意發這麼一筆殊勝的功德法財呢？我祝你們發財指的是此。

第二來說明祝諸位長壽的意思。學佛人在求了脫生死，希望成佛，能夠實行做到徹底——成佛——自然達成目的——長壽。因為凡



夫是以四大假合之肉體為身，是生滅無常，乃依因緣的久暫而論壽命的長短，最長壽的不過百年。至於成佛是以一切功德智慧所莊嚴的法身為身，是不生不滅，永久常在，這才可算真正的長壽。我現在祝你們長壽是要你們實行做到此點。

第三來說明祝諸位身體健康的意思。但我所說的身體，指的是法身——心。學佛人要心明如鏡，意靜如空。心明則不被境迷，意靜則不被境轉，於是二六時中對境臨事，都能遠離一切煩惱罣礙。人們精神上受到煩惱的痛苦，較諸身體害病更為厲害。得到佛陀真理的受用，能夠事事解脫，安心過日，逍遙自在，不被一切煩惱侵擾，精神上獲到無上安樂，這就是法身的健康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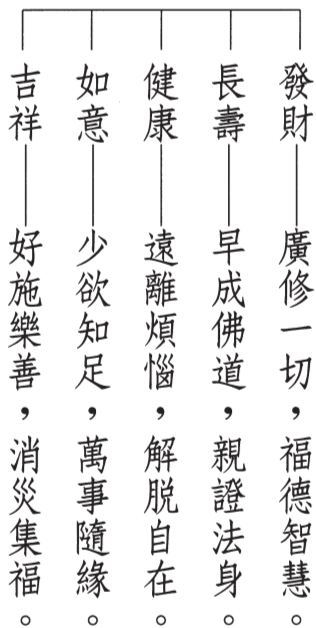
第四來說明祝諸位所求如意的意思。凡事如意則心安，反之不如意則心不安。但要怎樣來使他安心如意呢？佛經上說：「少欲如意，多欲為苦」。儒家也說：「養心莫善於寡欲」。人們不知道養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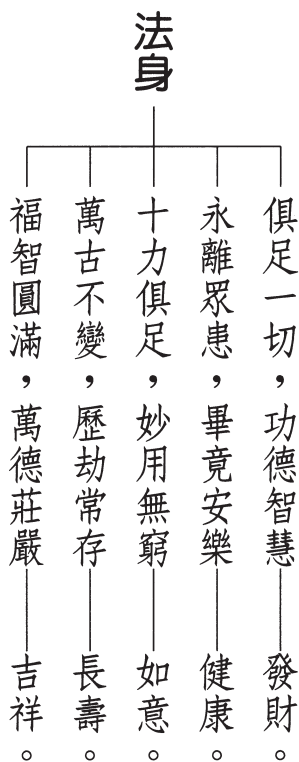
以心不能安，不安則不如意。《論語》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像顏回這樣安貧樂道，根本就由於少欲知足而得來的哩。我們學佛人，當依佛陀教訓要安分隨緣，不可多貪五欲，因為多欲則被物役，而心常不安——罣礙；少欲則不被物役，而心常解脫——自在。人們能少欲隨緣，則何處不安心，何事不如意。古人說：知足常樂，即此意也。現在祝你們所求如意，是要諸位實行做到此點。

第五來說明祝諸位萬事吉祥的意思。吉祥是對災患而言，災患是由惡因所釀成的結果。我們學佛人，遵守佛陀的教訓，能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惡是苦因，不作一切惡，自然沒有任何災患的發生；善是樂因，樂是福的享受，能行一切善，自然召感一切福，吉祥就是福的一種現象。換句話說，能好施樂善，自然消災集福，消災集福，也就是吉祥。諸位相信嗎？

總上來說恭祝諸位的主要在希望諸位：一、廣修一切福德智慧——發財；二、早成佛道，親證法身——長壽；三、遠離煩惱，解脫自在——健康；四、少欲知足，萬事隨緣——如意；五、好施樂善，消災集福——吉祥。把它列表如下：



諸位！有沒有希望我今天恭祝你們的五大勝事呢？要是有的話，那麼，當堅起信心，擴大願力，勇猛精進，去實地修學佛法，以期早成佛道，親證法身。一證了法身自然所願（發財，長壽……）皆成。因為法身具有一切功德智慧故。把它列表如後：



然而要怎麼修才能速成佛道，親證法身？我來告訴諸位一個最簡便，而又極穩當的殊勝法門——念佛。大家不要看輕它！觀音、勢至等諸大菩薩，都是求生西方親近彌陀；歷代祖師們也莫不以此法門作為自度度人的唯一寶筏，其實現往生的何止千計？

念佛法門是三根普被，萬法齊收，無論何人都做得到的。只要我們肯深信——釋迦不妄語，彌陀無虛願；肯發願——決定求生西方；肯實行——決定一心念佛——朝斯夕斯，念茲在茲，沒有間斷的修持下去，包管你一生取辦，臨命終時必定蒙佛接引，往生淨土，獲三不退（佛

果），花開見佛，頓悟無生——親證法身。前所謂明心見性的大事，至此亦可以同時獲得解決了。古人說：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明心見性）。

當知一生了極樂世界，彼土純以黃金為地，住得是七寶莊嚴的樓閣，四周環繞著重重無數七寶所成就的欄楯、羅網、行樹、寶池……等的點綴，成為一個極其莊嚴燦爛而美麗的大花園，可供往生行人隨時隨意地遊樂。這麼勝妙境界，洵非世人夢想所能得到的啊！你想世間第一流的大富長者，他們所住的房子最考究的不過是上品的磚石，或銅鐵，乃至點蒼石——大理石等所構成的，終沒聽過有純一寶所構成的樓閣，況七寶呢？就拿古代的皇宮來說也絕無其事的。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算不算「發財」呢？

極樂世界的眾生，身心清泰，無諸病患。經云：「彼佛國土無有眾苦」。這才可說為究竟的健康。

一生到極樂世界，皆得無量壽。經云：「彼佛壽命無量，及其人民（往生眾生）」。俗語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那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才是真實的「長壽」喲！

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思衣衣來，思食食來，種種現成，般般稱心，終沒有些許拂逆事的發生，你看如意不「如意」！世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況般般如意呢！

一生到極樂世界，則永了生死，長離眾苦，乃至究竟成佛。生死是一種禍患，是一種大不吉祥的事；成佛是一種最上無比的大福德（吉祥）。沒有生死大患！得到成佛大福德，你看吉祥不「吉祥」？世間還有比這麼再吉祥的事嗎？

話說多了，總之我今天恭祝諸位，是希望大家在這新年開始的時候，一年之計在於春，願人人從新年做起——勇猛精進，早成佛道。

南無無量壽佛！

# 智者大師對我國佛教的一大貢獻

——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為智者大師圓寂一五〇〇年  
紀念講於法源寺——

佛教傳入我國已二千餘年，在這漫長的歷史上，經過時代的演變，其間興替不一。現在僅就發展的步驟及各方面的貢獻而言。依佛教史跡看來，其發展階段可分為八大時期（此就後漢摩騰、竺法蘭將佛法正式傳入我國後而言）：

一、取經時期：如東晉之法顯，唐之玄奘、義淨等法師的發願西求，取回許多梵典，經過他們的努力，使中國佛教得到完整而昌行於人間，這種工作實屬偉大誠為中國佛教的一大貢獻。此為發展我國佛教的第一個時期。

二、譯經時期：如晉唐之間各大譯場的組織，羅什、玄奘等之致力從事翻譯，這種工作對於我國佛教的貢獻實在不少！此為發展我國佛教的第二個時期（世紀初至七八世紀皆有譯經工作）。

三、淨土盛行時期：我國東晉（晉孝帝太元十五年）。慧遠創蓮社於廬山，開始成立念佛道場。遠公終生提倡淨土法門，之後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此宗遂盛。宋之永明壽、明之蓮池、清之智旭及現在之印光大師等，更為努力，都有其最大成就！此宗三根普被，極契機宜，因之最為普遍盛行於一般社會，這更為一種最大的貢獻。此為發展我國佛教的第三個時期（四世紀末起至現代）。

四、禪興時期：梁（梁武帝普通元年）菩提達磨東渡，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六祖惠能大振此風，禪宗之成立與隆盛，皆出自惠能一人之力。後經南嶽、百丈、曹洞、臨濟等的相繼努力，此宗遂威振一時，盛行天下，直至現代有虛雲和尚等之相承。這



對中國佛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偉大的貢獻！此為發展我國佛教的第四個時期（六世紀初至現代）。

五、教判時期：佛在世時，只有一味的佛法，無論說大說小，說空說有，頓說漸說，顯說密說，都憑著釋尊應機而說，無分次第，無分勝劣，總稱為佛說，於是沒有分別，故稱佛當時所說的法為一味教。到了佛滅後一二百年間，則由上座部及大眾部之小乘空有二派分裂而演變，之後更漸次演變，成為大乘之空有（三論之空宗，唯識之有宗）兩派。佛法最初傳入我國亦無宗派之分，教判之說。印度古時亦只有：有教（即說阿含等，謂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法），空教（即說般若說一切法皆空等），非有非空的中道教（即法華，華嚴等）之說而已！至我國隋之智者，唐之賢首等的努力宏揚聖教，且別開生面，以獨創思想，用以釋經判教，成立天台，賢首等宗，歷代相承至今！這是我國佛教所獨創，誠為一種極大的貢獻。此為發展我國

佛教的第五時期（六世紀末至現代）。

六、律宗興起時期：唐道宣律師極宏此宗，終身提倡戒律，為中國律宗初祖。後經慧光、見月之努力，及現代弘一等諸律師相繼維持。今日之有一部份之律儀典籍的流通，及三壇傳戒的芳範尚存者，無不出自弘律諸大德之功力所成也，這也是一大貢獻。此為發展我國佛教的第六個時期（七世紀中至現代）。

至於密宗，唐開元四年（八世紀中），西竺善無畏始入我國，先是西竺金剛薩埵，親受廬遮那佛之灌頂，承持密咒隱於南天竺鐵塔中，待龍猛菩薩，經善無畏（傳入我國密教真言之始）、金剛智、不空三藏等，相繼來華傳弘此法，我國惠果阿闍黎，力宏此宗。唐開元時盛極一時，日僧空海曾從我國惠果學歸，極力宏傳，直至今日盛勢不退。雖說由不空三藏所手創，但使其完成此宗者，皆是日僧空海之力。現代密宗大約可分為東密、藏密兩種，東密即日本所弘傳者，藏

密即西藏所弘傳者。此宗對我國佛教雖亦有一部分的貢獻，但範圍來得小，可從略而攝入其他各宗之中。

七、禪淨融通時期：中國佛教自有禪淨二家的分派立宗後，初則彼此各自宏揚己教，而並不相妨礙，且相得益彰，久而久之，於無形中發生門戶之見，除各揚己宗外，竟互相誹謗是非——讚己毀他，呈現佛教之不好現象；後來，宋永明壽禪師而融洽之，作四料簡，提倡禪淨雙修，之後參禪行者不妨兼持聖號，而念佛行人亦可兼修禪觀，因此禪淨兩宗得到圓融和洽。這一舉又何嘗不是貢獻呢？此為我國佛教發展的第七個時期（十一世紀）。

八、佛教大眾化時期：現代佛教泰斗——太虛大師，戒德莊嚴，學識新穎，為適合時勢，應導現代民心起見，振臂一呼，提倡人生佛教，把一向與世無關的山門內的佛教搬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裏去，使佛法深入民間，成為大眾化的佛教，這是負有時代性的一種貢獻。此為

發展我國佛教的第八個時期。

今後要使佛教能夠發揚光大，除當提倡人生佛教外，還要極力提倡出世而又適應世間；追求解脫，又能普度眾生。以出世精神幹救世事業，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薩法。不可一向偏於世間方面，並且過於俗化，對於「出世」二字，解脫一事，諱而不敢言，以顯佛教時髦，不問違背根本與否，一味拿佛法去迎合時勢，附會科學（反之當拿佛法去改善時勢，轉化科學，方不失佛教價值。孫國父說：佛法可救科學之偏），這未免失去佛教超絕各宗教的價值（佛教之所以能超絕各宗教者在有出世法）。要知道佛教是具有：入世、出世、救世之三種精神，如能三者兼顧，則善且美，要是單單主張一方面，似欠不夠圓滿！終非整個佛教真相！所以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之外，有三乘共學，五乘會通之說，即此意也。生在這原子時代，真能宏揚佛法者，一方面要適應時勢，一方面要不失本份，能夠如是，則可稱為當代大

善知識。

話說轉來，佛教在中國經過歷代先賢不斷的努力，遂成為蔚然可觀，乃至分燈日本、朝鮮等國，這不能不歸功歷代各先哲之努力所致。

要之，不論何時何地各宗各家，都能各向其本位而努力而貢獻，以使我國佛教隨時隨地的發展！

考自隋唐以來負有相當勢力；占得相當地位，真能為佛教發展者，可算禪、淨、教三家。但除禪、淨兩宗外，其獨創一家而足夠代表教門，宏揚一代時教者首推天台（唯識、賢首兩宗對佛教的貢獻實在還是不少！但不關本題，無用贅語）。

當知！如來一代說法浩如煙海，若不加以整理，實在無法探悉其內容——說法的階段——教義的類別。智者大師靈山親承，大蘇妙悟，特具手眼，把一代說法之次第，嚴格而精密的判釋為通別五時；

將一代所說的教義，明細而適當的判為兩種四教——八教。使後世學者易於深入如來正法眼藏！其宏功雖歷萬世而不能磨滅的！

智者大師所創立的天台宗，其特色就是五時八教，現在把它略說如下：先說五時，次談八教。

何謂五時？

五時是佛成道後於四十九年中其應機說法的先後，總其次第分為五個時期，謂之五時。又五時有「通」、「別」兩種，通則五時可以互通，別則五時各別分限。現在先講甲、別五時——

一、華嚴時：即說華嚴經之時（以萬行因華莊嚴一乘果德。晉譯六十卷，唐譯八十卷），於七處八會所說的。世尊初成道時，為暢演一真法界妙理，現千丈廬舍那身（佛之報身，譯為淨滿，謂煩惱淨盡，福慧圓滿），為大機菩薩說自證法門，談華藏境界。可惜一類鈍根的小乘們多不領解，如聾若瞶，不見不聞，所謂有耳不聞圓頓教，



有眼不見舍那身，徒負如來一片婆心。要之，直談大乘圓頓法門，令其頓超直超直入，專被大乘利根菩薩機者，是為華嚴時。

二、阿含時：即說阿含經之時（阿含譯為無比法，謂世間一切諸法無可與比者）；又名鹿苑時。從所說之經立名則稱為阿含時；從所說之處立名則稱為鹿苑時；因為說阿含經，最初在鹿苑故。說華嚴後的十二年中，佛為引誘一類小機，說了四阿含經（一、《增一阿含》五十一卷，明人天因果；二、《長阿含》二十二卷，破諸外道；三、《中阿含》六十卷，明真寂深義；四、《雜阿含》五十卷，明諸禪定），專談小乘法門，特為鈍根眾生。因為華嚴會上小機不契大教，所以如來隱大現小，為實施權，先於鹿苑為五比丘（憍陳如、額鞞、跋提、十力迦葉、摩男俱利）等說四諦、十二因緣，繼而遊歷「十六大國說諸小乘法門——《四阿含經》；以及九部修多羅（十二部中除去「方廣」及「授記」，「無問自說」之三部，是為小乘之九部。若



十二部中除去「因緣」，及「譬喻」，「論議」三部是為大乘之九部。但常言九部者多指小乘也。詳明參照《涅槃經》第三卷。要之，專談小乘教義，獨被一類鈍根眾生，令其由小轉大，超凡入聖，是為阿含時。

三、方等時：即說方等經之時。方等為一切大乘經之通稱。方是方廣，等為均等：謂「廣」說大小乘教，使其「均」等受益。又等即平等——倡導大乘真俗平等之理。說阿含後的八年中間，佛為普應群機，說《維摩詰經》、《思益經》、《解深密經》、《金光明經》、《大集經》等；讚揚大乘，彈訶小乘。雖云方等融談四教，實則意在唱導大乘法門，策進小機。因為小乘人得少為足，不肯進求上乘，所以如來於方等會上借維摩等諸大士的互相酬唱，極力彈偏斥小，歎大褒圓，令其恥小慕大，回向上乘。要之，偏圓並陳，權實兼施，以引小入大為目的，是為方等時。

四、般若時：即說般若經之時。說方等後的二十二年中間，佛為蕩空破執，於四處十六會（一、王舍城靈鷲山七會；二、室羅筏城給孤獨園七會；三、他化自在天王摩尼寶藏殿一會；四、王舍城竹林苑中向白鷺池邊一會），說諸部般若（有十類八部之別，大般若共六百卷），開示真空實相，真俗圓融之理。諸小乘人因經過方等會上的種種彈斥，雖則心慕大乘，而情執未銷，故見未亡，不敢直下承當，對於淨佛國土，沒有好樂之心，於是如來特以般若而淘汰之。要之，破妄顯真，即色明空，令其掃除餘執，融通轉教，趨進中道實相之門，為法華會上授記作佛之本，是為般若時。

五、法華涅槃時：即說《法華經》與《涅槃經》之時。說般若後，於七年間佛見眾生根機已經成熟，為開權顯實（開除權小之執，顯示圓實之理），說法華經七卷，淳談圓滿法門，開示一乘因果。說法華後三個月於佛將臨涅槃的前一晝夜，為收拾群機，說《涅槃經》

二卷，重示常住佛性。

法華乃如來四十年來最後之極談，由前彈斥（方等時），融會（般若時），至此機已純熟，猶如長子堪承家業，太子當紹王位。乃於靈山會上直下開示佛之知見，二乘至此各蒙授記作佛。故知法華為開權顯實，會權歸實之究竟一乘教也。據此，則前四時是權設，今為實義，蓋前四時雖然亦明圓教，但是兼說前三教之權理，是對待之法，非法華時之純圓一實之教。要之，會三乘之權，歸一乘之實，所謂「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是為法華時。

涅槃為如來最後之顧囑，是具談四教，然有二種不同：一、追說四教，如來恐怕法華會有漏落之機，未預圓妙之旨，故追說以收拾之，使其同歸一乘之實。但除收拾當時殘機之外，亦為末代鈍根眾生重施方便，故云追說。二、追泯四教，泯者，滅也、除也。謂雖追說前四時所說教義，然而隨說隨除（開除權小），故云追泯。總之！

「追說」為施權，「追泯」為顯實。也可說，追說是為實施權，追泯是廢權立實。因為佛陀在臨涅槃時，還有一類突來之機，如須跋陀（是一位老梵志，年百二十歲）來求佛出家，佛陀先為說權法令得阿羅漢果，此為施權——追說；後為說常住佛性，指歸三德秘藏，此為顯實——追泯；這也就是廢權立實的意思。要之，重施教法，收拾餘機——追說、追泯，是為涅槃時。因為涅槃與法華皆明大乘究竟成佛之理，故合為一時。如來大事至此才算完畢，出世本懷於茲始暢。

茲當申明數語：方等與涅槃雖說同是具談四教，但其內容有兩種不同的地方，學者不可不知。一、方等四教中之圓教，初後皆知常住佛性與涅槃一樣。別教初則不知而後方知。藏通二教則初後俱不知。至於涅槃的四教則初後俱知常住佛性，此一不同也。二、方等是對「三藏」半字法門說「通別圓」滿字法門；涅槃乃用藏通別三教之權法助顯一實之理，此二不同也。以上為別五時——所謂：「阿含十二

方等八（說阿含經十二年方等八年），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七年，華嚴最初三七日」。

上來所說別五時，是明如來施教之次第，此為一往之言，未可絕對肯定，其理由後面自有說明。因恐學人偏執誤會，故其次當明通五時。

乙、通五時：謂五時所說教法可以前後相通而不局於某時說某經。蓋如來說法本無定時，亦無定法，因眾生機宜各別，根性利鈍不等，而如來慈悲化物莫不一一隨機隨時教化而攝受之。當知一座的說法，尚有大小頓漸偏圓之機，況一代言教怎能各拘年限不使前後相融呢？如說華嚴頓教時，遇有漸教小機預會（參加）者，亦當為之方便開示，豈有棄而不度之理！或說阿含小教時，值有菩薩大機，又豈待至涅槃或法華會上方為攝取的呢？不然的話，是會發生不妥當的議論出來。須知這五時的分配，大概因為結集經藏之時，為了要使後來學

者研究的便利起見，其間以文意教義相同者依類結歸別五時攝。因此，如果單明別五時，則對於一代時教總覺得不能圓賅普攝——未盡穩妥，所以須要再明通五時而融洽之。

總之，別五時是明說法時期從一至五，次第隨宜，各時所說教義，其頓漸權實歷然無紊。換言之，它是就眾生根器，如來依次第先後而成熟之。所謂：初由華嚴之「擬宜」，次以阿含而「引誘」，繼以方等之「策進」（亦云彈訶），再以般若之「淘汰」，終以法華之「開顯」（亦云咐囑）為究竟。

通五時，是明如來教化眾生隨時應機而施教，不限年月，不依次第。所謂不一定華嚴時就一概直談大乘圓頓之理，或在阿含時就一概專說小乘漸教法門。知道了這五時通別的道理，那麼，兩種四教歷時分明，沒有差錯。則不一味拘於「阿含十二方等八——法華涅槃共七年——」之說，以謬解如來說法之本旨。



復次，《涅槃經》聖行品中有以一牛出五味次第成熟的譬喻，謂：最初由牛出乳，次由乳出酪，由酪出生酥，由生酥出熟酥，由熟酥成醍醐味。此味的成熟次第正如釋尊以五時成熟眾生的根性一樣。

一、華嚴時，為佛初成道時，對一類大機直談大乘圓頓法門，譬如從牛出乳，故華嚴時為乳味。二、阿含時，佛隱大現小，說華嚴後次說阿含經，如從乳出酪，故阿含時為酪味。三、方等時，為引小向大，說阿含後次說方等諸大乘經，如從酪出生酥，故方等時為生酥味。

四、般若時，為除執、廢情，故說方等後次說般若，如從生酥出熟酥，故般若時為熟酥味。五、法華時，為開權顯實故說般若後即說法華，如從熟酥成醍醐，故法華時為醍醐味。以上略說五時五味的內容。

何謂八教？八教是如來一代教化，其隨機施教，說了無量法門，歸納起來不出八種教相，分為兩種四教——化儀四教、化法四教，合



為八教。

先明化儀四教：

頓教、漸教、祕密教、不定教，此為化儀四教；乃佛陀教「化」眾生所用之「儀」式，故曰化儀（如世藥方）。

一、頓教：頓是頓超直入，不經階次的意思，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故名頓教。這是對於利根之人堪受大法者，不用方便引誘，直接施以大乘頓超之法；如說《華嚴經》是。

二、漸教：漸是漸次而進，由小至大的意思。所謂：歷時修行，次第斷惑證果，故名漸教。這是對於鈍根之人，不堪接受大法，當漸次引誘，故先說小乘令其由淺入深，漸漸引入大乘；如說《阿含經》是。

三、祕密教：祕密是不顯露的意思。謂眾生根性各別，在一會中同時受教，佛以三輪不思議神力，圓音暢演，隨類得益。因為機異故

所契不同——雖同會稟法，然而或聞為漸，或聞為頓——各自證悟不同，而彼此互不相知，故曰祕密教。互不相知者：謂同席聽法之人彼此不相知——如悟大法者以為如來是專為自己說大法；悟小法者以為如來專為自己說小法。又悟大法者以為如來同樣說大法，悟小法者，以為如來同樣說小法。《淨名經》云：「大聖法王眾所尊，淨心觀佛靡不欣，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此則可為同席聞法彼此不相知的一種確證。又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此則以為如來同樣說一法的明證。總之！因各人所得之法都彼此不相知，故稱為祕密。還有一種說法：如來於行住坐臥的四威儀中，時時都在默示著佛之知見，就是低頭舉手，瞬目揚眉，無非一一在祕密中轉大法輪，有緣眾生於中領會各自得益，亦可稱為祕密教。

四、不定教：此與祕密皆為同聽異聞——如來同一說法，眾生各

隨所解不同。因為依機所了解的是不同，故名不定教。要之；在同聽異聞中，如彼此不相知者為祕密教，彼此相知者為不定教。根本二教祇是一體，彼此相知者是為顯露不定教，彼此不相知者則為祕密不定教。還有一種道理，佛在一會中的說法，因為當座的聽眾根性不等，如來為隨機施教，令其各別獲益，所以頓漸兼施，偏圓並陳，宜聞頓者聞頓，宜聞漸者聞漸——或同時對此說頓，對彼說漸，各隨所解，獲益不定——聞頓得頓益，聞漸得漸益。所謂佛則一座異談（對此說頓，對彼說漸），機則同聽異聞（或聞頓教，或聞漸教）。因其說聽不定，所以這一座的說法，不便確定判屬何教——或漸、或頓——故用不定二字統收之，名為不定教。或於漸教中悟頓教理，頓教中悟漸教理，所謂聞大教悟小理，聞小教悟大理，因無一定，故曰不定教。

《智論》所謂：佛於鹿野苑初轉四諦法輪時，憍陳如等五人得須陀洹果；八萬諸天得法眼淨；同時又有無量菩薩聞為大乘法得無生

忍，這便是同聽異聞的明證。正如說四諦時，藏教人聞之則悟因緣生滅之理；通教人聞之則悟因緣即空之理；別教人聞之則悟因緣即空即假之理；圓教人聞之則悟因緣即中道實相之理的意思相同。要而言之！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而彼此互不相知者為祕密教。佛以一座隨機說，眾生各各隨所解，而彼此互知者為不定教。祕密、不定二教，能夠統攝頓漸二教，與五時所說。總之，頓教直說大法，漸教專談小乘，不定教是一座異談，所解不同，祕密教是佛以一音說法，眾生隨類得解。

復次，此化儀四教，若詳細的研究起來，須各約教、行、部，三義釋之。

頓教三義：一、約教——謂不歷時調停，直說圓頓大法，別則獨指華嚴時所說者，通則五時俱有。二、約行——謂不經次第，頓超直入，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別則單指華嚴行者，通則方等、般若、

法華三時中悉皆有之。三、約部——部是部類，指三藏十二部而言，別則專指《華嚴經》，通則凡一代教中直說頓超法門者，如《圓覺經》等，並宜收入此部所攝。

漸教三義：一、約教——謂曲引鈍根，經三時之調停，先說小而後說大，別則獨指阿含、方等、般若三時所說者，通則前後二時亦皆有之。二、約行——謂按步而修，次第證悟（歷劫修行，次第斷惑證真）。三、約部——別則局指《阿含經》，通則凡一代教中所說小乘引誘法門儘可收入阿含部，凡彈偏斥小，策進法門者，宜收入方等部，凡蕩空破執，陶鑄轉教者，宜收入般若部。

祕密三義：一、約教——於四時中如來以三輪不思議力（身輪現通，口輪說法，意輪鑒機），一音說法，隨類各解，此則無別可指，通則前四時（法華以前）皆得有之，唯法華是顯露教，但有祕密咒而非祕密教。二、約行——謂或修小行而密證大果，或修大行而密證小

果；又如受持陀羅尼法門亦為祕密行之一。三、約部——別則專指一切陀羅尼經，通則諸經悉皆有之（如《彌陀經》之往生咒，《楞嚴經》之楞嚴咒等）。

不定教三義：約教、約行，均與祕密教同。約部——無別可指，而通於前四時所說諸部。

以上為化儀四教：頓、漸二教為豎之化儀，祕密、不定為橫之化儀。總之，「頓教」是對最上利根，頓時圓說，如華嚴時所說之教義。「漸教」是對漸契之機，如阿含時所說之教義。「祕密教」是對一種特殊之機，圓音演說，使一會的人隨機證解祕密不知。「不定教」是於一會中的隨機說法——大小兼施，偏圓並陳，而聞者各隨所解獲益不定。化儀四教約略講完。現在再來說明化法四教：

藏教、通教、別教、圓教，此為化法四教，乃釋尊教「化」眾生之方「法」，故曰化法（如世藥味）。

一、藏教（小乘教）：完全的說當稱它為小乘三藏教。因為由來小乘的三藏——經律論，與大乘的三藏說起來比較整然一些，所以把小乘命名為三藏教。它是以四阿含為經藏，以毘尼為律藏（梵語毘尼，亦云毘奈耶，此翻為律，亦翻調伏——），阿毘曇為論藏（具云阿毘達磨，譯為無比法）。此教專為教化「聲聞」、「緣覺」二乘根機，純屬小乘之教。是開示界內鈍根眾生，明生滅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修析空觀、斷見思惑、得一切智，見但空理，出分段生死，證偏真涅槃，是為藏教義。

二、通教：通者同也。是對三乘共同的說法，其教義通同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所謂通前藏教，通後別圓二教，故名通教（鈍根的則通前藏教，利根的通後別圓二教）。此教化度界內利根眾生，正化菩薩，傍化二乘，明無生四諦、不生滅十二因緣、理六度、修體空觀、斷三界見思惑盡，更侵習氣，得一切智，見真諦理，出分段生



死，證真諦涅槃，是為通教義。

三、別教：別是各別不同的意思。其教義獨被菩薩，不通於聲聞緣覺，所謂，別前藏通二教顯非小乘，別後圓教顯非佛乘。因為藏教正化二乘，屬小乘教義，通教雖則化導大乘然而尚還帶有二乘教義，現在所說的別教是沒有兼帶二乘教義的，故云別前藏通二教；又因獨明菩薩法，非圓滿佛法，故云別後圓教。以其既非二乘（別前藏教），又非佛乘（別後圓教），所以稱它為別教。若詳細的說：其教、理、智、斷、行、位、因、果，與前藏通二教不同，與後圓教有別。「教」則獨被菩薩，「理」則隔歷三諦，「智」則三智次第，「斷」則三惑前後，「行」則五行差別，「位」則位位不相收，「因」則一因迥出，不即二邊，「果」則一果不融，諸位差別。此教開示界外鈍根菩薩，明無量四諦、不思議十二因緣、不思議六度、十度（六度中於第六般若度復開為方便、願、力、智四度共成十度）。

修次第三觀，斷三界見思、塵沙二惑，及十二品無明，得道種智，見俗諦理，及分證中諦理，出分段、變易二種生死，證中道無住涅槃，是為別教義。

四、圓教：圓是不欠不缺的意思，謂圓滿至極究竟成佛之教，故曰圓教（將藏通別三種權教融成一實之教）。詳細的說，謂：圓妙（三諦圓融不可思議），圓滿（三一相即，無有缺滅），圓足（圓見事理，一念具足），圓頓（圓超直入，體非漸成）。因此，所以稱它為圓教。此教開示界外最上利根菩薩，明無作四諦、不思議十二因緣、稱性六度、十度，談中道實相事理圓融之教，修一心三觀，圓斷三惑煩惱，得一切種智，見一境三諦理，圓超二種生死，圓證三德涅槃，是為圓教義。

上來藏通別乃如來權巧方便之教，後之圓教方為如來真實稱性之談。

總之，藏教修析空觀——有外見空（捨色取空）；通教修體空觀——即色而空（達萬象當體即空）；別教修次第三觀——由空入假，由假而中，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空之外有中道；圓教修一心三觀——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有即中道。

以上為化法四教，連前化儀四教合為八教。化儀是能用之教，化法是所用之教。

復次！當知於五時中何時攝何教，化儀四教與化法四教如何收攝，亦有知道的必要。

初、華嚴時：佛初成道，先為大機直說圓頓法門，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於化儀四教中，為頓教，於化法四教中兼說別教正明圓教的道理，是帶一權說一實（帶說別教之權理，正明圓教之實義），為一粗一妙之教相。約味如從牛出乳，故華嚴時為乳味。

二、阿含時：如來為實施權，隱頓說漸，譬如日輪升天，轉照幽谷，於化儀四教中為漸教（漸教分為三時——漸初、漸中、漸末，阿含為漸初），於化法四教中但明三藏小教的道理，是唯權無實，但粗無妙之教相。約味如從乳變酪，故阿含時為酪味。

三、方等時：為引小向大，平等普化，譬如日輪次照平地，開平地為三時——食時、禺中、正午，此當食時（辰時），於化儀四教中為漸中，於化法四教中乃四教並談——對三藏之小教而說通別圓的大乘之理，是帶三權說一實（帶說藏通別三教之權，說明圓教一實之理），是三粗一妙之教相。約味如從酪出生酥，故方等時為生酥味。

四、般若時：為掃蕩餘執，譬如禺中之時（午前巳時），於化儀四教為漸末，於化法四教是帶說通別二教，正明圓教的道理，是帶二權說一實，二粗一妙之教相。約味如從生酥出熟酥，故般若時為熟酥味。

五、法華涅槃時：法華為開權顯實，涅槃是收拾殘機，譬如日輪普照大地，時當正午，罄無側影。法華於化儀超出四教——非頓、非漸、非祕密、非不定——法華攝三乘而歸一乘，但須假修而成，故非頓；但說無上道，不歷階位，故非漸；示十方佛土唯有一乘法，真實而說，故非祕密；舉手低頭皆成佛道，一切眾生決定成佛，故非不定。非頓、非漸、非祕密、非不定，此為法華之玄妙處。於化法四教中獨明圓教，無復兼帶餘教，是唯實無權，純圓無粗之教相。約味如從熟酥成醍醐（當知法華所明之圓教，與以前之圓教不同，以前之圓教不過異於藏通別而已，今則統攝以前諸教而歸於圓滿究竟之一佛乘，故法華稱為純圓獨妙之教相）。涅槃為追說四教、追泯四教，約時約味都與法華一樣，故涅槃與法華同以無上醍醐為味。總之，華嚴屬頓，是別教所攝；阿含屬漸初，為藏教所攝；方等屬漸中，為通教所攝；般若屬漸末，為別教所攝；法華、涅槃超出頓漸，純屬圓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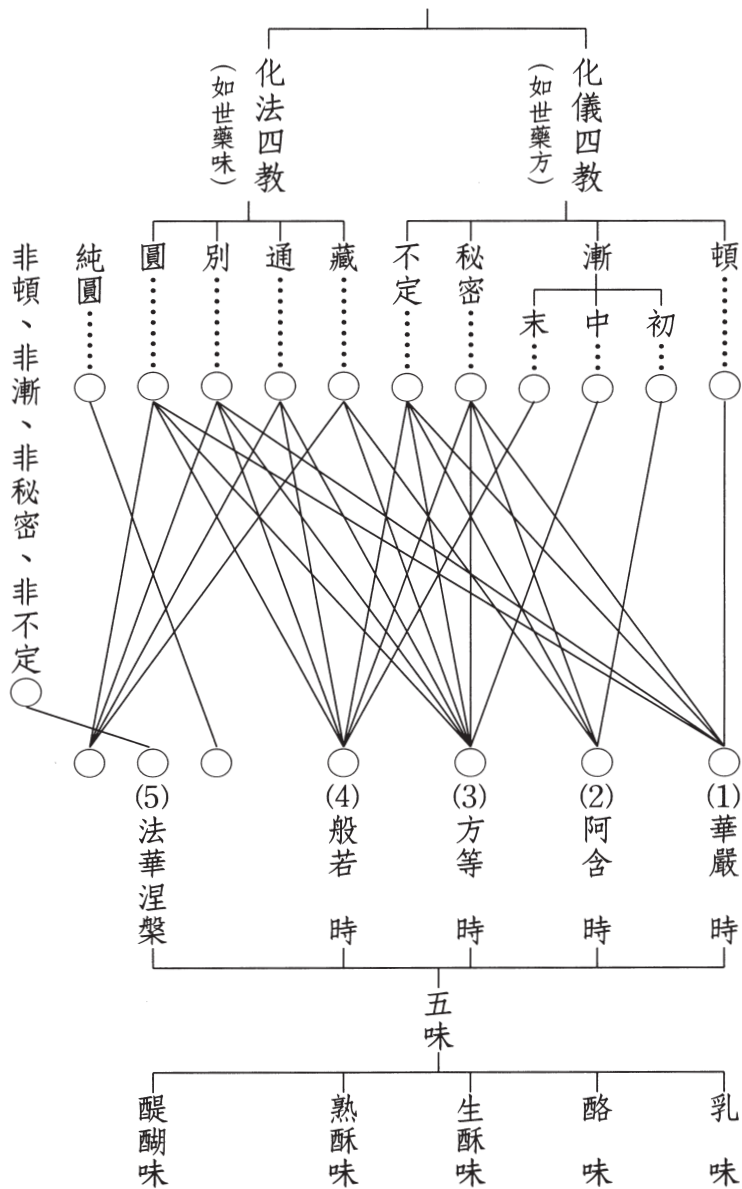
攝。又頓教兼用別教，正用圓教；漸教統用藏通別三教，祕密、不定二教通於四教。

綜起來說，五時是判定世尊一代說法的次第，八教是判別如來因機設教之規範。化儀四教是就其說法之儀式定其勝劣以說明所化根性的差別；化法四教是就其佛經的內容，判其權實而開示修行之法要。總之！以時間分類為五，故曰五時；以教義分類為八，故曰八教。

以上五時八教是智者大師所獨創，成為天台的判法，是很有規範而極合乎標準的，確實夠稱為彌天高判，所以轟動一時。這種神聖的教判永為天下後世的學者取法，大師對於佛教的貢獻實在不少，其偉績自然永垂萬世而不朽。

附錄五時八教圖如下：

# 五時八教圖





# 佛法能使人離苦得樂

慧嶽記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於法源寺講——

先來說明苦，迫惱身心使人們不得安然謂之苦。世間苦事無量，如三苦、八苦、十苦、百苦……說不能盡。

茲單拿現世所受的三災，和死後所墮的三途苦報來說。所言三災：一、飢饉，二、刀兵，三、瘟疫。此為苦果，果必由因而成。究竟這些苦從何而來？乃由吾人之貪瞋痴三毒做出殺盜淫三惡業，此為感苦之惡因，由貪造盜業而招飢饉災；由瞋造殺業，即感兵刀災；由痴造淫業而感瘟疫災，此為現世所受之苦。且好殺、偷盜、亂淫之人，還要受社會之厭惡，人群之鄙視，同時還要受法律的制裁。

其次，由慳貪故隨業而墮餓鬼；由瞋恨故隨業而墮地獄；由愚痴

故隨業而墮畜生，此死後所受之苦。

其他如《地藏經》所說：多貪眾生則受貧窮苦楚報；多瞋眾生則受醜陋癱殘報；多痴眾生則受頑呆無知報。

或因貪——好盜，而墮山豬、老鼠之類，依貪習氣所感故。因瞋——好殺，而墮虎狼、蛇蠍之類，依瞋恨習氣所感故。因痴——好淫，而墮鴛鴦、雀鴿之類，依淫習氣所感故。

你看這稱苦不苦呢？人們如果甘心吃受，視為非關重要的事，那就無話可說。如或不然，有急求解脫的必要，那無論何人都要趕快來信佛學佛，因為佛法能使人離苦得樂故。當用何等佛法去脫離它——苦？講起佛法，它的範圍很廣大，內容很豐富，就經律論的傳譯，和我國歷代祖師的著述，結集成為一大藏經已有壹萬數千卷之多。雖然如是，但統起來說，其中所明，宗要不出戒定慧三學，此為佛法之三大綱領，修學佛法者，當向此努力進取！

依戒學而修可以對治慳貪，貪心一滅則不造盜業，惡因既滅，苦果自亡，則不受飢饉、貧窮，或墮餓鬼等之苦報。依定學而修，可以對治瞋恨，瞋心一滅，則不造殺業，於是那有刀兵……或墮地獄等之苦報。依慧學而修，可以對治痴昧，痴心一滅，則不造淫業，於是自然不受瘟疫……或墮畜生等之苦報。這就是佛法使人離苦的善策。

至於得樂，限於時間關係，現在簡單來說，學佛人，能嚴持戒律，則能常得清淨莊嚴之樂（不毀犯身口意三業，自然清淨莊嚴）；能夠精修定學，自然常得解脫自在之樂（不被塵境搖動自然解脫自在）；能廣求慧學，則能常得理達心安之樂（有智慧故自然理達心安），這還是小事，能真實依照三學而修，乃至究竟成佛獲到常樂我淨殊勝妙樂。

上來所說佛法能使人離苦得樂就是這種道理，茲再來說幾句補充話：如能真誠皈依三寶，也是可以離苦得樂。

皈依佛，佛是覺義，覺則不迷——無痴，於是則不造淫業，自無瘟疫，或墮畜生等苦報，而能常得身心覺照樂。

皈依法，法是公正義。公正則不貪（公正則無私欲），於是則不造盜業，自無飢饉，或墮餓鬼等之苦報，而能常得身心如法樂。

皈依僧，僧是和合義，和則不瞋，於是則不造殺業，自無刀兵，或墮虎狼等苦報，而能常得身心和諧樂。所以經云：皈依三寶故，不墮三途苦，也就是這意思。

大家有沒有希望離苦得樂，如果有的話，那麼，尚未皈依學佛的，當趕快來皈依三寶修學佛法！

# 佛教是救世救人的

——民國四十四年元旦在臺北民本廣播電台講——

新春大家恭喜！

今天受中國佛教會所主辦的弘法委員會之邀，要我來講幾句佛法與大家結結緣。講起佛法，它的範圍很廣大，它的理論很深奧，不是在這短少時間內所能詳細演說的。現在單提出「佛法是救世救人的」這個題目來談一談。「佛法」就是佛陀教化眾生修行離苦得樂的一種方法。「世」就是世間世界，「人」就是人類。世間和人類為什麼要救呢？什麼是救的方法？這都是值得研究的。諸位請看現在世界的現狀是什麼？人類的環境是什麼？是不是世界戰亂，人類痛苦的時候呢？戰爭是罪惡的，是人們所不歡迎的。反過來說，太平是幸福的，

是人們所歡迎的，因為世界戰亂是罪惡的，人類所受是慘苦的。所以有挽救的必要，但要用什麼方法來挽救他，這是一個大問題。諸位要知道，這罪惡的戰爭是由什麼造出來呢？佛經裏面說，一切唯心造。所謂心能造天堂，心能造地獄。人類由一念心惡而發為惡言惡行，而成一切惡業，由惡業感招世界的惡結果——罪惡戰亂；如果人類一念心善，則發為善言善行，而成一切善業，由善業而招感世間的好結果——太平安樂。照這樣看起來，世界的戰亂與和平，人類的安樂與罪苦都由人們的善惡心所造出來的，那麼要想避免罪惡的戰爭，人類的痛苦，而獲到世界和平，人類安樂，當由改善人心做起！

佛教根本就是在改善人心，用什麼方法來改善它呢？佛教的慈悲主義就是改善人心的唯一善法！現在把慈悲的意義略為解釋一下：「慈」就是「愛」的意思，但不是小我的私愛，而是無我的大愛——愛一切眾生個個得到幸福——安樂，而極力設法去幫助他，使之獲到



安樂，這叫做慈。「悲」就是「憐憫」，即不忍的意思，謂不忍一切眾生受苦，而發出悲憫的心情來，盡量地設法去救護它，使之脫離痛苦，這叫做悲。所謂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就是這種意思，但佛教所講的是大慈大悲，而不是小我的慈悲。要知道這慈悲心是人人本有的，因為人們被物欲所誘惑而不能運用它。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也就是慈悲心的一種作用。怎樣見到慈悲心是人人本有的？你看，世間上為人父母者，對於自己的兒女，不必說，無論那一個都是慈悲心的，這是怎麼說？世間誰不願意自己的兒女得到幸福與安樂，誰喜歡自己的兒女受到災難與痛苦呢？是不是任何人都同一心理——要自己的兒女得到一切幸福；要自己的兒女遠離一切痛苦的呢，這就是慈悲心，不過是一種小慈悲。至於佛教所講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大慈大悲——它是以一切人類乃至蠢動含靈——凡有知覺者，為拔苦與樂的對象，視一切眾生的痛苦，如同自己的痛



苦一樣，總要趕快想辦法來救護它使之速離痛苦；看到一切眾生的安樂，如同自己的安樂一樣，總要一切眾生永遠得到安樂，因此常想種種方法來利樂一切眾生，這就是大慈大悲的心理。

要之！人們如能實行慈悲，由個己做起，繼而推行於家庭，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唱婦隨，家庭圓滿和樂，自然沒有骨肉相殘，同室操戈等之惡事情出現。由家庭而推行於鄉里，則能敦洽親鄰，互相敬愛，而沒有口角是非，互相妒恨；由鄉里而推行於社會，則能互助互愛，自然沒有相侵相攪等的惡現象；由社會而推行於官僚，則能出賢官廉吏，明庶愛民，自然沒有貪官污吏，剝削民膏，乃至推行於國內，則上愛其下，下敬其上，自然沒有專制暴虐之惡政治。若再而推行而至於國際，則世界太平，自然沒有戰爭的禍患的生起，於是則世界永遠太平，人民獲到安樂。由此觀之，我人能信佛學佛，實行佛教的慈悲主義來改善人心，人心一善，則可改善家庭，乃至改善國家

改善世界，這就是造成世界平和，人類安樂的一種善策。因此我說佛教可以救世救人。總之，佛教的慈悲主義，是可以化干戈為玉帛，化暴戾為祥和。反過來說，人類如沒有慈悲的話，那是會互相殘害的；社會如沒有慈悲那是會發生混亂的，乃至世界沒有慈悲那是會發生戰爭的。據此看來，人類沒有慈悲，要想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是絕對沒有這回事的。我們如能徹底明白這點道理，同時希望消滅罪惡的戰爭，與脫離慘苦的人生，求得國泰民安，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者，那麼請大家趕快來學佛！以上所講的一點點意見作為新春的獻禮，請大家不要客氣，請大家歡喜接受！

再會。

# 色身生活與法身生活

雲庵記

——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於法源寺講——

## 【前言】

色身：是佛教一種述語，在一般人叫做身體，它是攬父精母血及四大種的地水火風所構成，而具有鼻目嘴等五官及兩手兩腳之四肢，丹顛方趾底有形有質的一個人的軀殼，謂之色身。

一切飲食起居動作等叫做「生活」，所謂，既有這個色身，當然要依賴飲食等各方面來維持生活，才能夠生存於世間，這叫做色身生活。

法身：也是佛教的一種述語，它的道理很深奧，範圍很廣博，非

短少時間所能說明。簡單來說，理智所成的法性之體叫做法身——是清淨離垢妙極之身，非同父母所生的粗陋垢穢生滅之身，乃個個不無，人人本具之佛性也，在佛經上有處稱它為心（真心）或稱為性（本性），是名殊而義同。然而有人稱它為精神，其實精神二字不過是人的一種精靈神氣而已，祇可拿來做心的表示，不可當為事實。換句話說，要把它當做代用品的看法，不能切實地去承認它為真心。假使要普遍而使人易懂的話，那麼，這個講題也無妨改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可是在座的諸位都是佛教徒，還是根據佛教的名詞來講，家內人說家內話比較親切一點，今就依照這個題目講下去。

### 1. 色身和法身的生活是要兼顧的

人生在世，無論那一個都需要生活，然而要維持這色身的生活，誰也不能逃而免了衣食住之三要素，因為衣能保身，食能養身，住能

安身，三者缺一不成，人生如果缺欠了物質生活的衣食住，色身上就要受到困苦。因此世人一生勞動不息，奔忙至死，總為著這三件事，固然這是人生不可缺的事，若祇為此則同萬物，此生滅是毫無人生價值，人生豈真為穿衣、吃飯、住房子，而來的嗎？若此則成為衣架、飯桶了，怎能談得上萬物之靈呢？可是此外還有一個法身慧命的生

活，也要衣食住的啊！況且這法身生活比較色身生活還來得重要，奈何世人毫不加意地任憑這個主人翁凍餒著！卻一向都不去關心它，委實太沒打算哩！可說是眾生的一種顛倒吧！當知色身和法身的兩種生活卻要兼顧的！理由是缺了色身生活，就要受到飢寒等的困苦，缺了法身生活是會被一切煩惱所禍害！

試看：我們當比丘（譯為乞士）的乞士二字的解釋，乞有外乞和內乞的兩種意義，外面檀越（施主）乞化食糧以養色身，內向佛法乞求真理以資慧命（法身）叫做乞士，這不是明顯地對我們開示色身和

法身都要生活嗎？

## 2. 法身生活是什麼？

色身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軀，當然要依賴物質的衣食住來生活，然而法身是無形無相的理智之體，卻用不著這些東西。究竟什麼是法身的生活呢？簡單來說就是佛法。然而佛法中最重要的綱領要算戒、定、慧三無漏學，尤其是為佛教修學人唯一不可缺的條件，那麼戒定慧就是法身的衣食住了，這戒定慧三字為法身生活上最緊要而不可缺一的三要素。這法身生活也可以一名叫做心靈生活，道德和真理是心靈的生活。

## 3. 戒定慧為法身生活的要素

然而怎樣見得戒定慧為法身生活呢？我來舉一個譬喻：「戒」猶

如衣，因為戒能防非止惡，好像衣能蔽體禦寒。「定」猶如住，因其定能靜慮澄心，好像房屋可供休息安住。「慧」猶如食，因其慧能斷惑證真，好像飲食能除飢渴之苦（如斷惑），得到飽滿之樂（如證真）。

我們如果能夠受持戒學，即不起貪心，因而能得到知足無求之樂，自然沒有貪的煩惱來侵攪而感受到何等的痛苦，而能令我們一心精進修行，這就是法身生活上的衣，正如衣服充足的人非僅為著嚴飾身體之用，同時也不致受到寒凍之苦，或裸裎之醜。

能受持定學的人，自能降伏瞋怒煩惱，常獲寂靜輕安之樂，心不受妄想散亂所攪能夠專志向道，這就是法身生活上的住，正如有家有室的人，自然得到安身之樂，同時也免受那飄泊無歸之苦。

能夠修持慧學的人，自無愚癡行動，而能明解真理，證悟聖道，心常朗然得到一種無限的樂趣，禪悅為食，法喜充滿，這便是法身生



活上的食，正如飲食豐裕的人，儘管享受飽滿之樂，並且不受飢凍所苦。

反過來說：我們學佛的人如果不能守持戒律的話，則易起貪欲等心，追求世間五欲，念念不捨常為貪等煩惱所苦，終至做出破戒違道的種種壞事來，玷污佛門被世擯斥，自招苦報遺害一生，這樣一來，您看苦不苦呢？這就是法身缺少了衣的生活。若擴言之，世間無論何人如沒有戒律者，非僅常被貪心等的煩惱所侵攪而感受到種種的苦悶，乃至能夠影響到一生的行為，所謂會做出犯法違理的姦淫竊盜等的一切壞事來，結果被法律之判裁，非但受身體上刑罰之痛苦，同時心理上難免要受著那懊惱悔恨的一番打擊，正如沒有衣服穿的人，不是僅受寒凍之苦，赤身露體也是一種極醜惡的事。

我們學佛的人如不修禪定的話，則心常散亂妄想奔馳，像無羈野馬一樣的不易制止，自然地易被一切境界所搖動，沒有一定的宗旨和

趣向，無論修那一種的行門都不容易成功，到底道業無成誤了一生是多麼可惜呢！這就是法身缺少了住的生活。若擴而言之，無論何人，如果沒有定力者，非僅會常受瞋恚等的煩惱來惱亂心靈而感覺到非常的痛苦，乃至能影響到一生的行為。所謂無決斷性，凡事沒有把握，像水一般決之東流則東流，決之西流則西流，無論何等事業卻不容易做成，到底無所成就，同時也免不了心靈上要受到無有趣向和安慰的痛苦，這不是像沒有家屋住而常在歧路彷徨無所歸宿一樣痛苦的嗎？

我們學佛的人若不修智慧的話，則邪正莫辨，真假不識，對於任何的事理都分不清楚，盲修瞎鍊，容易做出那非因計因，非果計果的邪行來，怎麼談得到修無上道，證佛聖果的話呢？悻悻然空負一生，一點真理也不懂，不是一種很可憐的嗎？這就是法身缺乏了食的生活，若擴而言之，無論何人，如果沒有智慧，非僅不明聖道、不識真理而已，乃至能夠影響到一生的行為，不知善惡，不識因果，認假作

真，以是為非，一生胡作妄為，到死也做不出像樣或正當的事來，反而做出許多亂七八糟的痴呆行為出來，渾渾噩噩地過著愚癡生涯，空負一生，一點目的也沒有，這種人您看怎樣？不是像沒有飯吃受那飢餓困苦一樣的可憐嗎？

由此觀之，戒定慧為法身生活，雖是一種譬如，若細加研究，似乎也是一種重要而切實的事哩，大家以為當理否？如果法身沒有佛法的戒定慧生活，我想也會像色身受到凍餒的困苦——貪瞋癡等的煩惱侵攪著心靈所受的痛苦就是法身的凍餒哪！

#### 4. 證明法身生活比色身生活更為重要

復次，色身生活縱然得到美滿，可是若無法身生活來保護它，恐怕不能夠如意安享，比如：遇到一種拂逆之事，心理有點煩惱不快樂，儘管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紡絲，住的是洋樓傑閣，坐的

是沙發、大理石椅，總覺得不如意，我敢下一個武斷：心靈如果沒有得到了安慰，任您怎麼吃得佳、穿得美、住得好，結果得不到實際的享樂。我舉一個故事來證明：從前有一位大富翁，家財無數，高樓大廈，錦衣玉食，嬌妻美妾，一切的一切都是俱足美滿無缺，照物質方面看來，可謂極盡人生的富貴了，不知要怎樣的享樂才對，可是他每日為著妻妾的賭氣和吵鬧，以及家庭瑣事，種種的風波，一切的環境，攪得心常不安，痛苦難堪，日夜在煩惱窟裏過生活，瞋怒愁怨，時不離刻，弄得精神憔悴，身形枯瘦，雖然錦簇花圍，總覺得坐臥不安，炊金饌玉都不適口……。根本就是沒有法身生活來保護它所以然。這法身生活的意思，也可以稱為道德的心理生活，也是一種內心的道德修養。

講到這裏，我不厭煩的再來申明一種意思，我們一個人如果沒有道德修養，那就是沒有道德的人了，雖然僥倖給它得到了功名富貴榮

極一時，可是推究它的根源，不是由爭奪而有，便是從欺詐得來，甚至謀害人命者。例如：貪官污吏的發財，是由剝削民膏所得來的，尤其這一類人——卻慣用那恃權威倚勢力的手段而來欺侮貧弱，壓迫良善，侵害民胞，您看這種人能夠得到如意長久的享樂嗎？那天災人禍，因果循環的報應，豈能逃免呢？我想：不久終有倒楣之一日！迨其失敗時，所獲得的結果是怎樣，我不忍說，也不忍聞，就是未倒楣時也難免要受一般人的咒罵和仇視，以及含冤者伺隙尋伸的不安，這不是沒有道德的修養，根本就獲不到安全的享樂嗎？本看這個意思，美滿色身生活，固然是人生所要求而且最歡迎的，可是同時也少不了道德修養的法身生活來保護它，尤其是要以法身生活為主體，色身生活次之，理由是：若得到充分的法身生活，就是缺欠些色身生活也覺不怎樣要緊，而法身生活是絕對不容缺的。曠觀古來，許多大德高僧，他們的物質方面生活，都是粗衣淡粥，或者岩棲澗飲，在一般常人看

來非常刻苦，且認為是一種無聊的可憐生活，可是他們呢？沒有一切塵勞煩惱所牽累，聲色貨利所誘惑，以天地為家，以法界為心，無罣無礙，心無拘束，所行自在，身能隨緣，這種法身生活的樂道境界是何等超絕呢？是不是法身生活的享樂勝過色身生活的一種明證嗎？我再來舉一個證明，孔子在《論語》上讚嘆顏回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這都是真理生活戰勝物質生活的一種表示。至於「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也就是這個意思。如果色身和法身的兩種生活都能夠得到圓滿無缺，那是再好沒有了。

### 5. 缺了法身生活比較缺了色身生活更為利害

我們生在世間上自豪為萬物之靈的一個人，如果單單為著物質的



享樂，僕僕一生，勞勞一世，同萬物而生滅，是毫無意義的！不是有所謂空負人生的嗎？肯發心學佛修行的人，也就能夠為法身謀生活，這可謂不負人生了！要知道缺點些物質方面的衣食住，不過是色身的生活上受困苦些。如果法身的生活有虧，那就更厲害了，非僅一生的心靈上，會常受著貪瞋愁恨等種種煩惱的痛苦而已，乃至能造出一切惡業，依業受報，絕對跳不出因果律外，結果要受到怎樣的苦報，當然是依自己所做的惡業而判斷的，所以上面我說過，「法身生活比較色身生活更為需要」，就在這一點。

### 6. 餓死法身慧命的結果又是怎樣？

沒有衣食住的生活，色身就不能夠生存，可是沒有戒定慧的生活，法身也會餓死的！然而死了色身不過世間減少了一人而已，倒也不見什麼妨害。如果餓死了法身的話，那就不得了呀！是會遺禍社



會、國家——原因是為著這貪瞋癡所作弄而做出那殺盜淫，強暴橫逆的一切壞事來，攪亂天下侵害人類自由，為國家盜賊，為社會毒蟲，乃至死後受因果的報應，被驅使到什麼地方受怎樣的痛苦卻是不堪設想——地獄呀！餓鬼呀！畜生呀！那是沒有一定的，根本就是沒有戒定慧的生活，餓死了法身的所由來。我剛才不是有說過嗎？「法身生活有虧那就更厲害了，……」。反過來說，能依這無漏學的戒定慧來剿滅這貪瞋癡的三大惡魔——依戒滅貪，依定滅瞋，依慧滅癡。這貪等的惡魔如果滅掉，那麼，再不會被它的侵攪和遺害，非僅心靈上不受到任何的煩惱，乃至絕對受不到什麼死後惡報的痛苦，自然而然的獲得解脫自在，究竟安樂。這就是法身充足了生活所得的一種結果。

## 7. 證明法身怎樣也會餓死

這人人本有的法身，是俱足無量勝妙功德，可是我們一點也得不

到受用，實在太冤枉！然而要怪誰呢？罪源是在自己失打算，不肯給法身謀生活，一味讓它餓死——唉！怎麼如此殘忍呢？講到這裏也許會有人要起了疑問：法身既然不生不滅，怎樣又說會餓死呢？古德告訴我們：「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念頭就是貪瞋癡等的煩惱。我們沒有戒定慧的培養，得不到法身的功德妙用，好像餓死一樣，這是一種譬如，如果我們能夠修持戒定慧來滅掉貪瞋癡，不是打得念頭死嗎？貪等煩惱一滅，我們各人本具的法身就出現了，不是許汝法身活嗎！因是我倡導戒定慧為法身生活，立意在這裏。

### 8. 貪瞋癡的厲害

依照上來所說，這貪等三毒確為一切煩惱的根本，一切罪惡的兇首，一切生死的根源。因其貪心一起則五欲叢生，用心計較，非理追求，因而造出一切惡業來。瞋心一起，無天無地，弑父弑母的五逆罪

惡，亦敢為之，古人所謂：「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你看可怕不可怕？且當其瞋怒猛烈時，如火燒心，其痛苦更不可言喻，癡心一起，事理均迷，如夢如醉，是非顛倒，邪正莫辨，因而做出一切壞事來。這貪等的煩惱，非獨能令我們心靈上得不到安寧，而常感著痛苦而已，甚至能推我們墮地獄，驅我們做畜生，拖我們去披毛戴角，你看可怕不可怕？

### 9. 色身生活和法身生活所得到享樂的一種比較

話說轉來，總之，物質上的衣食住是色身方面的生活，佛經的戒定慧是法身方面的生活，物質方面的生活雖然得到美滿——就是舉世罕有的榮華富貴，也不過是色身的一種享樂而已，尤其是這物質方面的享樂是樂中帶苦的，其中間不能純粹享樂故，況且多數是由苦中求來的，又無永遠，最久不過數十年借給我們受用罷了。如果得到充分

的真理生活是法身的安樂，這是純樂無苦，是究竟絕待的一種勝妙安樂，非世間一切諸樂可能比較者！也不是常人能夠妄想得到的，究竟怎麼的一種安樂呢？就是所謂：「親證真如」（法身）——它的境界是不可思議，俱足「常樂我淨」四德，不生不滅（常），解脫自在（我），寂滅永安（樂），絕諸垢染（淨），這就是法身生活得到的一種最高度的殊勝妙樂之境界！道教也有一句「親證無為」，恐怕夠不上這「親證法身」的聖境萬分之一。這種理智的法身生活所得到的安樂境界，絕對不是物質上的鮮衣美食等的生活享樂所能夠同日而語哉！所以歷代古聖先賢都向這條路求安樂。

### 10. 追求法身生活的方法

然欲達到上面所說的那種勝妙安樂的境界，我敢斬釘截鐵地說：非向法身生活上追求絕對不可能的！追求的方法是：一心向佛法中的

三學去進取，勤修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向攝心的戒學精進來禁止一切惡念，心常清淨，自然地不做壞事，那有什麼煩惱痛苦，或受任何苦報呢？解脫自在是由這裏得來的。向靜慮的定學精進，能夠遠離一切顛倒妄想，自然獲得輕安寂靜之樂。向破惑的慧學精進，能夠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依一切智斷見思惑，依道種智斷塵沙惑，依一切種智斷無明惑，三惑的煩惱既然完全滅掉，那麼三德的法身自然顯現，由此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這就是證著法身了吧！大家能夠如是依法受持精進不退，保管您們有一日準會得到的。

### 【結論】

話說多了，我來作一個總結論：上面所講的一大堆是談色身和法身兩方面的生活都不可缺的，要維持色身的生活是向物質方面的衣食住追求，方能夠得到飽暖等的安樂，然要合乎道德的生活，要培養法

身的慧命，當向佛法中的戒定慧精修，自然能獲得解脫等的安樂，其中所舉的譬喻，不出三種：（一）若缺了物質方面之衣食住的色身生活，就要感受飢寒等的困苦。譬意是：若缺了佛法方面之戒定慧的法身生活，就要受到貪瞋癡等煩惱的侵害。（二）欲免去身體上的飢凍等痛苦，當依賴物質方面的衣食住來維持。譬意是：要除心靈上的貪瞋癡等煩惱，當用佛法方面的戒定慧去對治。（三）物質方面的衣食住得到豐裕，色身的生活自然能夠享受飽暖等的安樂。譬意是：佛法方面的戒定慧受持精嚴，法身的生活自然獲得解脫等的安樂。總而言之：戒定慧是比喻衣食住，貪瞋等是比喻飢凍等的痛苦，解脫等的安樂是比喻飽暖等的享樂。諸位仔細體會吧！大家今生有緣，能夠遇到佛法，切莫錯過機會，當依法奉行，切實地去精修戒定慧的三無漏學，來培養這人人本有的法身慧命，不要乖乖地讓它餓死，方不愧為佛的弟子，或者諸位能夠一心念佛修行，也就是修持三無漏學了。因

為一心念佛則不起惡念而能三業清淨就是戒啦！一心念佛不起妄想散亂就是定啦！一心念佛正念昭彰信願堅固，就是慧啦！

好！有機會再講

祝諸位精進



# 顛倒眾生

雲庵記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拾五日於法源寺講——

這個名詞——顛倒眾生，是世尊親口說的。為什麼他要這麼說呢？當然有其理由：背覺合塵，認妄棄真，這就是顛倒。現在舉一個事實來說：

生在娑婆五濁惡世的眾生，其貪欲之心特重，故對於地獄五條根的五欲——財色名食睡（由於貪求財等五欲，而妄造一切惡業，依業受報，有墜落地獄的可能，所以稱它為地獄五條根），都是一樣貪婪，爭取無厭的。茲單就「財」一方面來說，金錢這一件東西，它的魔力太大了。古往今來，芸芸眾生，不受其迷惑、陶醉者實在沒有幾個人哩。老實說，舉世之人誰也不約而同的以青眼看重它，甚至視為

性命般的重要。因此，無者則千方百計以圖取之，有者則用心用力以保護之。就看一般常人，畢生辛辛苦苦，勞勞碌碌，不惜身命的掙扎不休，到底為著什麼？聰明的讀者，不用我再饒舌吧！至於那些富豪家庭，為了關心著性命般的金錢，顧慮到梁上君子的光臨，因而對門戶的嚴衛是極其十足而週密。例如：製鐵門、鐵窗，以及鐵網的圍護，種種的設備嚴重而堅牢，用來保衛它！有時發現盜賊要來侵犯它，便拚命地與他抵抗一場，一方面還緊急地去報告刑警來驅除他。呀！人們愛護孔方兄的熱情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了。喂，孔方兄！你怎麼能這樣吸收人氣呢？雖然如是，但這不過僅為愛護身外有為的金錢，防衛世間有形的盜賊而已。可是此外還有一類無為法財，也應該用心去愛護它，同時也另外有一類無形盜賊，更不可不去防衛它的侵犯才對！況且無為法財，其價值是超過有為財萬倍以上的。以其世間的有為財，只能給人們物質生活上的暫時享用耳，是沒有永久性，

是靠不住的，這是怎麼說？因為世間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因緣所生法，乃一種變幻無常的。所以佛說：世間一切都是假，當然金錢也不在例外。佛經上告訴我們，世間財——是五家共有的，哪五家呢？一、貪官污吏。二、水火。三、盜賊。四、刀兵。五、不肖子孫。因此，我說世間財是靠不住的。況且不能善用它，那是會受其殃禍——造出許多罪來！至於無為法財那就大不相同了，其殊勝妙用，讓我來談一談，它——法財非同世間的金錢祇供物質生活上暫時的享用——養活色身而已；它能夠莊嚴法身，培養慧命，尤其是非一生一世的享用，能夠歷劫享用不盡的。同時又怕盜賊的搶劫，水火的侵害……甚至能助成我們圓滿無上菩提佛果。您看，殊勝不殊勝！所以我說超過有為財萬倍以上實不過分。這筆勝妙無比的無為法財，豈可一向讓它靜悄悄地埋沒著，而不去進取，不去愛護它，以享其殊勝功德妙用，未免太可惜呢！

然而它——無為法財，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那就是經中所說底自性本具的一切功德智慧啦！也就是世尊在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時所唱言的：「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因顛倒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的智慧就是啦！迷了它即為六道輪迴的苦惱眾生，證了它即成三藐三菩提的無上佛果。然而它究竟在什麼地方？就在我們個人自性本具的寶藏中，大家趕快去努力進取啊！

其次來說：無形的盜賊，它較之有形的盜賊那是厲害更深了。以其有形的盜賊，只能搶奪人們的世間有為財，絕對無法來搶奪我們自性中的無為法財，這還算沒有什麼利害，因為被其侵害者，不過物質的生活受些影響罷了。所以我說還是小事。有些人不覺悟到此，偶而遭遇到盜賊的侵犯，不知見機行事，為了這些虛幻不實的身外的放不下，不量力地硬要與他抵抗到底，結果受虧不少！我想還是以學佛的態度——看破——放下——隨緣來對待它為妙，避免生出意外的災禍

來——性命問題。至於所說的無形賊，那就太厲害了，它——無形賊，非同有形賊只能偷偷你的東西，影響著你的物質生活而已，它能侵損你自性中的無為法財，能喪滅你的法身慧命，同時又能陷害你墮落三惡道裏，去受萬劫不得解脫的無量罪苦，你看厲害不厲害呢？這個厲害無比的心中賊，豈可一向讓他肆無忌憚地活動著，而不去注意、防衛它，以避其凶惡的侵犯未了，太不聰明的了。然而它——無形賊，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就是貪瞋痴三大賊魁，以及其他一切妄想惡念的那些小賊夥。怎樣稱他為賊呢？能劫功德法財故；怎樣又把它說得那麼厲害呢？能令我們受萬劫生死故。

要之，由貪等諸惡念而驅使身口意去造殺盜淫等一切惡業（如賊行竊），依惡業而感受苦報（如因盜受罪）。懺悔偈云：「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意之所生……」由此就可知道，無形賊——貪瞋痴的厲害了。然而它到底，在什麼地方呢？常在六根門

頭出入，行者當格外留心！勿受其禍殃！人們太不聰明了，一向只曉得用心用力去追求，去愛護那身外的有為財，而不知道去取用、去愛護這筆比他億萬倍寶貴的無為功德法財。只曉得用心用力去防衛、驅除世間的有形賊，而不知道去防衛、去驅除這較他億萬倍厲害的心中無形賊。自性寶藏裡的功德法財，竟一任其搬取殆盡而不知，檢身後銅臭雖一元五角之損失，則與之計較不休。無形賊長在劫奪我們寶藏中的功德法財，竟一向不去討伐它；有形賊偶一偷盜，我們一點身外的阿堵物，反而拼命地與之抵抗到底，迷昧的眾生真是行事顛倒，莫怪乎世尊稱它為顛倒眾生，真是一點也不錯。這正與孟子所謂：「人有雞犬失焉，則知道追尋，心放焉而不知尋」的道理相同。

以上所述的道理，不厭麻煩，再來改換一個方式來說：能拖累我們造業，或者能使我们喪害身命的有為錢，竟那麼的用心去追求，去愛護它，對於能助我們成就佛果的無為法財，反而一向不去關心它、



愛護它。愛護世間有為財，就曉得用鐵門等來保護它；自性無為財則一向不關心地放棄了它，遇到有形的盜賊要來偷取我們的金錢，就緊緊地去報告刑警來驅除它，且絕對不肯放他干休，可是遇到無形心賊要來搶劫我們無為法財時，竟看也不去看它，而一任其搶劫，這不是顛倒是什麼？

我們如果要永遠做一個顛倒眾生則罷，不然的話，那就要改換方針了，有為財和無為財的勝劣；有形賊和無形賊其利害輕重，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於是，我們當以愛護有為財之心，換來愛護無為財，以防衛有形賊的用心，換來防衛無形賊。您對有為財的愛護，即曉得用鐵門等去保衛它，那麼，對於無為財，不消說，更當加倍的愛護它，當然也要用鐵門等來保衛它，對有形賊，既能那麼用心去防衛它、驅除它，那麼對於無形賊的侵犯，當然更要格外的防衛它，用心去驅除它才對！有形賊來侵犯時，既知道去報刑警來驅除它，那麼，



無形賊來侵犯時，是不是更不容緩地去報告刑警來驅除它才對嗎？

話說轉來，當如何來享用，來愛護無為法財？要怎樣去防衛、去驅除無形心賊。這真是一種容而不易，艱而不難的事，諸位請鎮靜一下，慢慢聽我道來！有為的金錢是可以以身力，及其他一切技能智力取到的，無為的法財是世間任何技能、才力都無法去取得到它的，然而要怎樣呢？只要我們能夠發菩提心，精進修行，用戒定慧三無漏學的法力去追求進取，就可得到的（修一分道則得一分法財），如法修行，獲得解脫自在清淨安樂，這就是享用無為法財。有形賊是可以用人力（刑警）物力（武器）去防衛、去驅除它，無形賊是世間的刀槍、刑警所無法驅除它的，又不是鐵門、鐵窗可能防衛它啦！那這麼辦呢？呀！不難！不難！只要我們肯發心修學佛法，用佛力、法力，就可以防衛它、驅除它了！防衛驅除的方法就是：當我們內心起貪瞋痴，或其他的惡念之時，要趕快用般若觀慧去觀照它，或念佛持

咒以對治之，使其無法活動起來，乃至永遠消滅，這就是用佛力法力去防衛、驅除無形心賊的唯一善策。若再說詳細一點，我們修學佛法的人，在日常的一切行事中，於見聞覺知上，當時時在警省內心的過犯（過犯如被盜賊侵害）。凡一念心起，即回光反照去觀察它，如所起的是慳貪心、瞋恨心、愚痴心、我慢心、殘忍心、嫉妒心、染污心、執著心、顛倒心、煩惱心、歪曲心、欺誑心、懈怠心、分別心……乃至一切妄想，這都是惡念頭——無形心賊，它能阻礙您，進趣無上菩提！能搶劫您無量功德法財，這麼凶惡傢伙，怎能容許它出現在自性國土，來搗擾著無為心王，使天下不得太平呢？因此，故當極力的剷除它，當我們反照觀察之下，一被發現了它，當刻不容緩地用佛力、法力、觀照力驅除之，使其無法活動起來，那就天下太平、國泰民安了！能夠如是做下去！久而久之，一旦工夫純熟，自然惡念不生，乃至永遠消滅。

總括的說：世間有為財，是物質生活上暫時的享用，是生滅法——無永久性。它是用身力、才力所求取得到的。自性無為法財，具足一切功德，為法身慧命永久的財產，是不生不滅——享用無盡。它是用道力、法力去發掘進取的。

人間的有形賊，只能偷盜有為的財物，受其侵犯者，並不見得怎麼厲害（只損失物質方面），並且容易驅除。心內的無形賊，能夠搶劫自性寶藏的功德法財，受其侵犯者那不得了（能令墮三惡道），並且不容易驅除。防衛有形賊搶劫我們的有為財，是用鐵門、鐵網，以及其他武備；防衛無形心賊侵犯我們的無為法財，是用觀照、反省，及嚴持禁戒。遇到有形賊的侵犯時，當速報告刑警來驅除之，遇到無形賊的侵犯時，當速求援於佛力、法力以驅除之！能夠如是，就成為正覺的眾生，那顛倒的綽號，就永遠沒有我們的分啊！好！完啦！附表如下：

- ① 世間金錢物品——喻自性功德法財。
- ② 施設鐵門——喻嚴持規戒（鐵門喻規戒，嚴持喻防衛）。
- ③ 武器嚴衛——喻般若觀照（武器喻般若，嚴衛喻觀照）。
- ④ 防衛門戶——喻照顧六根門頭。
- ⑤ 盜賊——喻惡念。
- ⑥ 刑警——喻佛力法力。
- ⑦ 預防嚴衛無形心賊的侵犯——嚴持規戒，常起觀照。
- ⑧ 消滅制止無形心賊的活動——坐禪念佛，誦經持咒。
- ⑨ 追求進取無為法財——精進佛法，勤修道品。
- ⑩ 受用享樂無為法財——解脫自在，清淨安樂。

# 八苦

雲庵記

——民國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於法源寺講——

講解這個題目，當先從一切苦講起，迫惱身心謂之苦，該括種種曰一切，是指人生所受種種的痛苦，叫做一切苦。綜觀三界無非是苦，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此毫無虛誕之語也。通常都以為升天是了不起的一回事，殊不知天堂還是三界之內，猶在六道之中，未出輪迴，根本是苦，故佛經上說：「修行求天福者是邪見人」，因其天堂之樂，不是確實究竟的，不過比我們人間優勝一些，如富貴人比貧賤人稍為快樂一點而已，並不是富貴人就完全沒有痛苦。如所謂「好景不常，盛筵易散」，一旦失敗則樂極生悲，彼時所感之苦，勝於貧窮人矣。就是未失敗時，中間不知道也

要發生多少逆境，待下文詳述之。

天上雖比人間快樂得多——衣食自然，宮殿莊嚴，事事如意，若一往觀之，真是殊勝極了，可是詰其根本仍非永遠究竟之樂，以其有漏十善所感之福，有敗壞故，況且天福享盡時，還有墜落三途之可能。如鬱頭藍弗生到最高的非非想天，終究還墮落飛狸野干之身，尤其是福盡臨死的時候，有五種衰相的發現，其痛苦難言！故天堂雖然快樂，但非究竟——無永遠——有敗壞，於是佛教不以生天為稀奇，而以出三界輪迴為要點，往生極樂為勝事。常言：「天堂純樂無苦，地獄唯苦無樂，人道苦樂參半」，此乃一往之言，未盡然也。地獄唯苦無樂，確實如此，至於天堂純樂無苦，其實不然，人道苦樂參半之說，讀讀下文自能明瞭，今略舉人生的三苦、八苦來談談！

苦有三苦、八苦（三途苦，八難苦）。何謂三苦？乃三界中一切眾生所受之苦也。

一、苦苦——此乃欲界所受之苦（單指人間言），三途（地獄、餓鬼、畜生）之苦自不待言，就是生存人道，以感有漏之身，有生老病死，已名為苦，再遇到其他苦的環境，如冤憎相會，恩愛別離，所求不得，乃至天災人禍等苦，一切眾苦逼迫，苦上加苦，故謂之苦苦。譬如畜生已受痴昧無知之苦，更加被人鞭打、宰殺、烹煮、食噉等苦，其義相同。

二、壞苦（壞是壞滅，苦乃迫惱之謂）——乃六欲天及色界天所受之苦，天上雖比人間快樂得多，但是非永遠，有敗壞的，如六欲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人雖受衣食隨意，宮殿莊嚴之樂，以其有漏十善所感，終有福盡墮落之日，其時有五衰相現：一、衣裳垢膩，二、頭上花萎，三、身體具穢，四、腋下汗出，五、不樂本座，其時痛苦非常。涅槃經云：「天上雖無大苦惱事，然五衰相現，極受大苦，與地獄同等……」。就是



色界的初禪天得色界定，此乃世間有漏之禪，終有變壞之可能，當其定壞之時，生大苦惱，隨念墜落，此即壞苦也。

三、行苦（行是遷流不息生死無常之意）——此乃無色界天所受之苦，此天無色質之累，有空定之樂，雖是最高之非想非非想處天，壽八萬四仟大劫，然而壽滿定盡之時，還要墮落輪迴，其時生大懊惱，如箭入體，其痛苦莫可言喻！《智度論》云：「上二界死時，生大懊惱，甚於下界，譬如極高之處，墮落碎爛」，其痛苦可知矣。雖未墮時，也不免常受行陰念念遷流之苦，故曰行苦。

若廣義來說，則三界一切莫不含有無常轉變的行苦之氣分哩！例如：世界則陵遷谷變，滄海桑田。人身則昔日朱顏，今朝白髮。心念則忽焉喜樂，忽焉哀怒。時令則晝夜轉運，寒暑遷移。天道則陰晴晦明，風雲不測，日月互催。人事則窮通得失，富貴循環，興衰靡定。世情冷暖炎涼，昨日逢迎，今朝怨罵，無時無地無物不在無常生滅中。

轉變。固知人有老病死等苦，莫不皆為無常轉變所驅使，所謂於念念生滅中，不知不覺地賜給我們許多痛苦，由身心環境轉變無常所受之痛苦曰行苦。

總之，諸天雖然快樂，但非究竟，無永遠故，有壞苦行苦故，偈云：「縱然生到非非想，不若西方歸去來」，故佛教不以升天為稀奇，而以出三界輪迴為要點，往生極樂為目標。

復次，壞行二苦不一定局於上二界，蓋人間仍亦有之。良以世間有為之法，事無堅遠，日中則昃，月圓則缺，天道尚然，何況人事呢？尤其是娑婆根本是苦，雖有少分之樂，乃樂中帶苦，非真樂也。就是真樂，亦難長久享受。如世間榮華富貴，恩愛地位等，何能常恆？所謂「天上無常圓之月，人間無不謝之花」，一旦樂境失去，悲心續起，即樂極生悲也。彼時所感之苦有不堪言！嗜酒狂嫖濫賭等，由樂事之去而生苦惱者，謂之壞苦。就是未失時，中間不知也要發生

多少逆境。至於嗜酒耽色等壞事，一班放蕩無知之輩，竟迷而弗覺，耽執之不捨，認為快樂者，更不必談。

又一切諸法（色、心法）剎那生滅，遷變無常，所謂：瞬息間春去秋來，不覺地髮生爪長；沒有一法是常住的！《成實論》云：「萬法剎那生，萬法剎那滅，轉轉相續也」。又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世界有「成住壞空」，吾人不想則罷，要脫離這生滅無常之苦，那麼只好趕快念佛求生極樂，永了生死，常樂我淨，大家以為如何？

總上三苦，人道之苦，苦苦也；其中少分之樂，壞苦也；於無常轉變非苦非樂之境，行苦也。又欲界具足三苦，色界無苦苦，無色界唯行苦。以上解釋三苦畢。今再來解釋八苦：

一、生苦——人之生也，都是隨業受報，依前生之業，與人道相應者，則投生為人，最初流愛為種，攬父母精血，納識業為胎。處在

母腹的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上壓穢食，下熏臭氣。母飲冷時，勝於冰雪凍膚，如入寒冰地獄，母吞熱時，極似沸湯灌體，無異鑊湯地獄，母噉粗時，誠如山石壓身，彷彿夾山地獄。尤其胎中穢窄迷悶難堪，隨母氣息出入，種種不得自由。幽囚十月，如禁牢獄，經中名之為胎獄，詢不過分。及出胎時，柔軟肌膚，被風吹如刀割，痛苦莫喻！因嬰孩痴騃，又不解說話，只知道由這呱呱一哭，竟哭出無數的痛苦出來。以為人之一生，從此起不知道要吃足了多少苦頭！此種生苦，古人曾形容他為生龜脫殼，其痛苦可知矣！至於難產橫生之慘更不忍言，母子生命懸危，凡為人者無法逃過此關。省庵詩云：「業風吹識入胞胎，獄戶深藏實可哀，每過飢虛倒懸下，頻驚粗食壓山來……」。我也有句詩說：「此世當思歸極樂，來生不願入胞胎」。

二、老苦——歲月無情，不知不覺地，能把人們催促到「萬事輸人已退藏」的地方去，創傷得我們真是無處不傷神，混身病態，諸根

朽敗，則力弱形枯，神衰智鈍，眼花耳聾，腰酸骨痛，口吃齒缺，鶴髮雞皮，一切行動都不如意，汝看苦不苦呢？可是世間無有不老之人。詩曰：「流淚暗思童稚樂，見人空話壯年強」。余意：「寄語少年須努力，莫教覺悟老來遲」。

三、病苦——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世間那有無病之人。偶一四大不調，則諸根痛患，飲食俱廢，坐臥不安。單說頭暈齒痛，已是痛苦不堪！沉沉痾酷疾，大病連年乎！病的厲害，就是三國時代雄糾糾的張飛，也極駭怕而無可奈何！詩云：「四大因時偶暫乖，此身無計可安排，殘燈留影不成夢，夜雨滴愁空滿街」。我說：「健時莫為因循誤，病到方知懺悔遲」。

四、死苦——人生如夢，幻質匪堅，從來未有不死之人。當世緣既盡，四大分離之時，抽筋折骨痛苦難言！古人形容為活牛剝皮，思之悚然！至於橫禍慘死，骨破腸穿，身首分離，更不忍談。並且臨終

時，家親繞榻，恩愛訣別，同時一切業境頓現，真是千愁快悵，萬怖悼惶，霎時一命嗚呼！寂然孤逝，冥途渺渺，幽怨重重！假使生前妄造惡業，墮於三途，其苦更不堪設想矣！詩云：「識神將盡忽無常，四大分離難主張，脫殼生龜真痛絕，落湯螃蟹漫悼惶……」。我說：「念佛必蒙垂接引，賦歸極樂亦欣然」。

五、愛別離苦——好景不常，欲合偏離，雖云人生聚散無常，可是恩愛割別，亦是人生一大苦事，一家眷屬的團圓，父母妻子的恩愛，因緣所使，或生離、或死別，乃至一旦家散人亡，這麼人生，是苦非苦不消說也。詩云：「生離死別最堪傷，每話令人欲斷腸，虞氏帳中辭項羽，明妃馬上謝君王……」。余意：「悟得因緣生滅法，自無恩愛別離愁」。

六、怨憎會苦——此有二種說法：一是冤家會遇，如眼中釘，發生憎恨。一是宿世冤緣結為六親眷屬，一處同居，互為惱氣，仇怨之

人，欲離偏合，狹路相逢，無可逃避，汝看苦不苦呢？詩云：「苦事人情皆欲避，誰知夙業自相招，兵敗張巡思作鬼，身亡蕭氏願為貓……」。我也有句詩說：「好將佛教善緣結，當作蓮池海眾看」。

七、求不得苦——世間那有十足無求之人？名利福壽，凡所欲事，求之不得，則生愁苦或憤怒。如富貴無子，貧窮多累，讀書落第，營商蝕本，諸如此類，欲求偏失，亦乃人生一大憾事也。詩云：「揚帆屢見沉舟客，掛榜偏傷落第人，畢世耕耘難果腹，頻年紡織尚懸鶉……」。余意：「得失榮枯皆有命，窮通壽夭總由天」。

八、五陰熾盛苦。——五陰——即色受想行識。「熾」——火熱也。盛——眾多也。陰——障蔽也。是說這五種法能障蔽吾人本具妙覺真心，使之不得顯現。色陰即所感業報之身，受想行識四陰乃觸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於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境，起惑造業，招集苦惱。依眼等五根，緣色等五塵所起煩惱屬色陰。依五識領



納五塵所起煩惱為受陰。依六識想念法塵所起煩惱屬想陰。依七識恆審思量所起煩惱屬行陰。依八識微細流注所起煩惱屬識陰。此五陰煩惱如火熾盛，晝夜焚燒眾生身心，苦不可言，當急用智慧以消滅之，一句彌陀即智慧水也。詩云「逼迫身心苦事多，哀聲無地可號呼！肝腸斷處情難斷，血淚枯時恨未枯」。余意「三界無安同火宅，何如念佛往西方」。此五陰熾盛苦乃一切諸苦本。八苦中前四苦屬身所受的痛苦，後三苦屬心所受的痛苦，最後一苦總括身心兩方的。又前七種是別（別指一種而言），乃過去所感之果，後苦是總（總括諸苦而說），乃現在起心動作，為未來得苦之因。因果牽連，相續不斷，無期痛苦，何日解脫？可不懼哉！大家當速念佛求生也。此外還有天災人禍，刀兵水火，風雨雷電乃至寒暑侵迫，蚊虱蛀齧等苦，若擴而充之說不能盡！

總之，上來所說三苦乃三界眾生之所共受者。其次八苦，即單指

人道而說，乃一切人類各皆有分者。不怕你是尊為天子，富比王侯，也不許人情的！所謂上自總統，下至百姓，無論貴賤，不分男女，沒一個可能免者，亦無法可逃避也。更說不幸者，又生在這亂世的原子時代，彈雨烽煙，隨時隨地，皆有遭受慘難之可能。但細想之，我們整個人生沒有一個不埋在痛苦之中，三界火宅，人間苦海，詢不虛語也。

或者有人說：「前之四苦當然人人所不能免者，至於後之四苦，富貴人們或可免之」？答：人之一生，絕對沒有能夠恩愛常聚，個個有緣，所求如意之事，況且富貴人們更有他的特別痛苦——如防衛匪賊，保護地位，恐慌侵佔，乃至妒忌陷害等，這不是苦嗎？只有極樂世界永無這些痛苦事情，經云：「名尚不聞，何況事實」！我人何不趕快念佛求生淨土啊？

講到這裏，我再申明幾句話：一般無佛教常識的人們，每每誤認

佛教為消極、為厭世，其中卻有多種原因，就是現在所講的人生是苦，這一句話也是被誤會在內的一條疑案，他們的意思是，假使整個人類都如佛教徒的感覺人生是苦，個個厭世心，都跑去出家修行，那麼，世界不是要絕種嗎？人生還成個什麼體統呢？唉！這都是根本誤會了，卻也不能怪他，因為不深明瞭佛教的真相所以然。其實佛教是積極的、是救世的，並不是叫我們一知了苦，就厭惡人生每一件事也不做，都要跑去出家了。相反的，是要我們一知了人生的痛苦，當要勇猛精進，犧牲個己來設法，來改善人生，營救人群這才是佛教本旨——積極救世的精神——孫國父說：「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在軍人精神教育會講），又梁啟超先生曰：「捨己救人之大業唯佛教足以當之」，又云：「佛教之信仰乃智信非迷信，佛教之修持乃兼善非獨善，佛教之精神乃救世非厭世」，觀此則以佛教為消極厭世之誤會者，可得瓦解冰消矣。固知能夠感覺人生的痛苦，非僅不是

消極厭世，同時即是為興起積極救世的精神來，如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目睹當時的階級制度，一般被為奴隸的人民所受壓迫之苦，及以後來出遊四門觀感老病死等一切痛苦，故促發其出家求道之心，遂去參究人生苦的根本，和積極研究解除痛苦方法，終於最後達成目的，說法四十九年，救度無數眾生離苦得樂，成立了救世救人的佛教。如國父中山先生因痛感滿清帝制之弊惡，深知民眾受那專制壓迫，以及弱小民族貧民等的痛苦，所以犧牲個己數十年的勞力，創造三民主義出來，令一切同胞得到自由平等之樂。至於世界上一切宗教家、革命家亦莫不皆然。

人生世間，不甘心、不滿意的事是很多的，這就是苦，佛教有令人們要求或改造一個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的世間，得到甘心而滿意，乃至獲得出世的究竟解脫安樂！也莫不以知苦為出發點。我敢斬釘截鐵地說：若不感覺知苦者，則人生無改善的必要，人心無進取的希

望，無進化的日子，也不須產生許多革命家與宗教家，就是佛教也用不著了。

要而言之，若無感覺到眾生生存競爭、弱肉強食之痛苦，以及當時印度的階級制度一般奴隸性的人民所受壓迫之苦，和最後遊四門所觀感到的老病死等的痛苦，而策動其出家求道之心，則焉能促進其成為三界大導師，世間大偉人的釋迦牟尼佛呢？若非春秋戰國的情境，又焉能造出這位孔聖老夫子出來，若無滿清帝制的弊惡，人民受專制壓迫的痛苦，又焉能造出三民主義，成就孫國父的偉大功績呢？

故苦之一字，誠為成佛成聖的大要素，改善人生，進化社會的原動力，我們負有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的僧伽們，亦當依此為度生原則，以出世精神幹入世事業，務令一切眾生同得解脫安樂為目的。

# 涅槃是什麼？

慧嶽記

——民國四十六年二月拾五日於澹雲精舍講——

## 【前言】

修學佛法最後的歸趣在求證涅槃，那麼學佛修行的人，當要徹底明白它，不可輕易忽略它。然而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讓我來略說一下：

### 一、涅槃的意義

涅槃是梵語，正音為波利曜縛男，舊云涅槃，今順古亦云涅槃。又名泥洹，或云涅槃那，皆音之訛略，或楚夏不同。舊譯為滅度，或

云寂滅、無為、解脫、安樂、不生不滅等，名雖異其義則同。今單舉滅度和寂滅二義釋之：滅度，即「滅」除煩惱，「度」脫生死的意思。寂滅，寂謂理性「寂」靜，滅謂煩惱「滅」除。亦可說，證得「寂」靜之體性，自然煩惱「滅」除；煩惱滅除，自然證得寂靜體性。《智論》云：涅槃為出，槃名為趣，謂永出諸趣生死，則亦可譯為出趣也。

若據新譯——玄奘法師則釋為「圓寂」，此義比較來得完善，因為寂滅、滅度、解脫等譯，不過僅約斷德方面，言斷滅生死煩惱。圓寂則統明智斷二德。今略釋之：

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叫做「圓」；永離一切煩惱生死叫做「寂」。簡單的說：即德無不「圓」，患無不「寂」。詳細的說：即福慧二嚴做到圓滿無缺（圓），三惑煩惱徹底清除，二種生死完全度脫（寂），永遠不再被煩惱生死所困擾，回復「圓」明「寂」照的本有



心體，而獲到一種純善純美的莊嚴解脫。這就是涅槃的境界——圓寂。圓約進善方面言（成就一切福德）；寂約滅惡方面言（斷惑滅苦）。

據此研究起來，圓寂似乎大乘無為涅槃，寂靜、滅度等為小乘涅槃。

要之，圓寂也就是指得「圓明寂照之真心」。因為它——真心——本具一切功德（圓），永離一切煩惱（寂）故。成佛即證此真心，而涅槃並非諸佛的專有品，不過凡夫一向為夢想所蒙昧，因此不能證得。所謂迷則顛倒夢想，悟則究竟涅槃。

當知夢想，根本是本覺真心而起的，我人如能滅一分夢想，即證一分真覺（如鏡子去一分塵埃，即現一分光明），乃至全滅全證。至此則一切功德無不復歸「圓」滿，一切煩惱生死無不畢竟空「寂」，是證到大乘究竟涅槃的。

## 二、涅槃的種類

現在再來把它的種類介紹一下：涅槃有二種，一、有餘，二、無餘，要詳細明白它，當分三段來講：

①就小乘方面：證得阿羅漢果，對於招感生死業因的見思惑，雖已斷盡更不生起，而尚有前業所招的生死果報身未滅（生命體猶存），叫做有餘涅槃（尚有餘此有漏依身的生死苦果可滅故）。若連以前煩惱業所受之身亦滅，更不隨業受生死，叫做無餘涅槃（無餘外生死苦果可滅故）。換言之：不但招感生死之本的心理上之煩惱業惑已經解脫，即眾苦所聚的生理上之現實生命體亦同稱解脫，此為無餘涅槃。以上為小乘的有餘、無餘涅槃（此有餘、無餘同為一體，因同斷見思，同證真理。其不同處，祇在有漏依身上滅，未滅上分）。

②就大乘方面：若變易生死因盡為有餘涅槃，變易的果盡為無餘

涅槃。此為大乘有、無餘涅槃。

③就大小相對言；小乘所證涅槃為「有餘」，因為它僅斷見思煩惱，滅分段生死而已，尚「有」其「餘」的塵沙、無明煩惱未斷，變易生死未了，故曰有餘。至於大乘所證的涅槃，則為「無餘」，因為它是三惑全斷，二種生死永滅，再「無」其「餘」的煩惱可斷，生死可了，故曰無餘。此為大小相對的有餘、無餘涅槃。

對於小乘和大乘涅槃的分解，詳細可再分為三點說明：

1. 小乘滅生死而證涅槃，大乘達生死即涅槃，這叫做本性寂滅非寂滅異，此其一也。

2. 小乘唯斷界內見思，大乘並斷界外（三界外）塵沙、無明，這叫做界內界外斷惑異，此其二也。

3. 小乘無身、無智——未徹證法身般若之德；大乘則身智具足，眾德圓備，這叫做眾德具不具異，此其三也。我來引一段經文補釋這

眾德具不具的道理，使讀者易懂。

《法華玄贊》二云：一、真如之體靈明妙覺，名為「般若」；彼為覺性故也。小乘之涅槃體非覺性，故不名般若。二、真如之體出所知障，名為「法身」；彼為一切功德法所依故。小乘之涅槃非為功德法所依，故不名法身。三、真如之體眾苦都盡，名為「解脫」；彼離分段變易故。小乘之涅槃唯離分段，未脫變易，故非圓滿解脫。

據上所說，小乘涅槃所斷的是見思煩惱，所滅的是分段生死，所證的是偏空真理，所以它的生死因便是見思煩惱，它的生死果即指有漏依身（為有漏煩惱感受生死所依之身）。大乘涅槃，所斷的是塵沙、無明煩惱，所滅的是變易生死，所證的是中道實相理。此則以塵沙、無明為變易生死因，空及二邊之法相為變易生死果。

二乘人滅分段生死，不受後有而入涅槃。大乘菩薩及佛離變易生死，息妄歸真，而證無餘涅槃。或云：「佛息應身之化，歸於真身之

本」謂之無餘涅槃。

總之，二乘所證涅槃，它的本體是見思煩惱永寂，偏空真諦理顯現。菩薩所證涅槃，它的本體是塵沙煩惱永寂，但中俗諦理顯現。佛所證的涅槃，它的本體是無明煩惱永寂，實相中諦理顯現。

小乘雖然不算圓滿解脫，可是它已能了脫分段生死，因此，亦得稱為涅槃——小涅槃；三德中僅具解脫一分。至於大乘所證的涅槃，可就不同了！它是圓斷煩惱、圓滿解脫、圓證三身、圓獲三智；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具備，常樂我淨四德不缺。

此外還有性淨涅槃、無住涅槃，合前有餘、無餘為四種涅槃。有餘、無餘是三乘共證，凡夫無分；性淨涅槃是凡聖同具；無住涅槃是佛果獨證。今略說明之：「性淨涅槃」謂諸法自體，性本空寂，不假他修，法法平等，聖凡不二的理性。「無住涅槃」是說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因為它是福慧圓滿，更無所求。體雖如如，而能不變隨緣；

用雖生滅而能隨緣不變。又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不忍坐視沉溺生死的眾生而不救）；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不被無明所迷，業力所轉），故云無住。

### 【結語】

如上所明，涅槃是學佛修行最後的歸趣，不消說它當然是個無法估價的聖果。嗟嗟！世有一班不懂教義的人，竟以涅槃認為是死的別名，這是根本錯誤的！要知道，它——涅槃，乃諸佛聖者所同證的聖果，是由歷劫辛苦，積行一切功德所換來的代價。就以小乘涅槃來說：並不是個個死了即證涅槃。

# 提高佛教常識

雲庵記

——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竹中山堂講——

各機關首長，諸位先生，諸位居士！斌宗今晚應佛教支會及共修會諸同仁等之邀，來此講幾句佛法與大家結緣，感覺非常高興。今晚我所要講的題目是「提高佛教常識」。所謂「常識」，「常」就是一般的意思，「識」也就是認識。提高佛教常識，就是使一般人對佛教要有相當的認識。因此，這個題目也可改為「正確的認識佛教」。由於一般人對佛教的認識很淺，所以不肯信仰，而佛教也就不能興盛。今日如要佛教興盛，須極力宣傳教義，使一般人由認識佛教而信仰佛教，佛教自然就會興盛起來。今日世界的混亂，人心的險惡，真是到了極點，如不急圖挽救，將更不堪設想！可是怎樣挽救？挽救的方法



如何？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佛法是釋尊親自證悟——體驗——而說出來的，為世界最高上、最圓滿的一種至真至善至美的正法。它能軌範人心，維持世道。要知世道的好壞，全在人心善惡的轉移。《華嚴經》說：「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謂心能造天堂、心能造地獄、心能造亂世、心能造和平。因為我人一念心善，則發為善言善行，而成善業，由此善業即可以造成美滿人生，和樂世界；如一念心惡，則發為惡言惡行，而成惡業，由此惡業即能造成罪惡人生，戰亂世界。換句話說，由人類的惡濁心，便能造成惡濁的戰亂世界，由人類的清淨心，便能造成太平的清淨世界。這樣看來，人心一善則世界安寧，人類幸福。佛法根本在改善人心，創造安樂世界。我說佛法能維持世道，就是這個意思。人們能夠信仰佛教，依教奉行，則個己便可成為一個世間完人，同時由此推進可使家庭圓滿和樂，社會安寧，國家清泰，世界和平。佛法

既有這麼好，為什麼不能普及社會，使人人信仰，反而常受一般人的譏斥和厭惡呢？究其原因有下列三點：

一、佛教經書太深奧，一般人不容易懂得，由不懂故，所以對佛教沒有相當的認識。

二、佛教不事宣傳，一般人沒有聞法的機會，既不聞法，又怎能認識佛教。

三、佛門廣大，龍蛇混雜，間有一班濫廁僧倫，沒有佛教常識的不肖分子，在社會出頭露角，做出許多不合佛法的事情來，敗壞佛門，使一般人譏視佛教，藐視僧眾，對佛教發生種種誤解，這一來，佛教怎能振興起來？由於以上三種原因，所以不能使佛法昌明世界，普及社會。總之，一般人不能信仰佛教，而反輕視佛教者，根本就是沒有佛教常識——對佛教的內容沒有正確的了解，充分的認識，加以異教從傍蠱惑，致對佛教發生種種誤會。如對佛教內容有正確的

解，充分認識，那就不會發生誤會。我們想要振興佛教，必須極力宣傳佛法，使一般社會人士對佛教有深切的了解，乃至充分的認識佛教真義。因為對佛教的內容能夠有所認識，則對於以前所有的誤會，便可立刻取消了。既認識了佛教真義，誤會也沒有了，於是自然而然的生起信仰來學佛修行，如水之就下，誰能阻擋他呢？今晚我講「提高佛教常識」，其意也就在此。這個題目，可約兩方面來講：一、就一班沒有常識的佛教徒言（包括在家出家）。二、就一般不信佛教的人言。現在先就一般來講，茲把他們對於佛教的幾點誤會略說如下：

- 一、佛教是迷信。
- 二、佛教是消極厭世。
- 三、佛教徒無愛國心。
- 四、信仰佛教會亡國。
- 五、僧人是社會分利者、國家蛀米蟲。
- 六、出家是懶散閑靜者。

○一般對佛教內容不認識的人，所以妄謂佛教是迷信，此為世人誤解佛教之一。當知佛教是正覺之教，極力打破迷信，要人生起正信

為其教化人生要素之一，怎可以迷信稱之？梁啟超先生說：「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訖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又云「佛教之信仰乃智信也，非迷信」。這確實如此，不是一種隨便讚嘆之言。然而為什麼有人說佛教是迷信，這當然有他們的誤會之處，因為有一班喝過洋墨水而自負文明的人，以為佛教有拜佛祈禱之事，遂以迷信二字譏之。而對於天主教之拜馬利亞、耶穌之拜十字架，各機關開會時向國父遺像行最敬禮，為什麼不說他們是迷信，而偏說佛教拜佛為迷信呢？這種不合公理的批評，是存有成見——以己為是，以人為非，或為妒嫉而故意誹謗，或對佛教的教理認識不清而發生誤解，我真不知彼等之用心哩！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為國人改除專制不自由等之痛苦，而力謀自由平等之安樂，國人因被其澤，尊為國父，崇而拜之。佛陀開示佛法真理，救度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德被十方，恩及萬世，經中稱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

還不值得我人尊崇禮拜嗎？禮拜紙上的遺像不算迷信，禮拜全世界所信仰的金身佛像為迷信，這種話實在太不合理。當知我們禮拜佛像，是對於倡導真理化導眾生的偉大恩德者的一種表示尊崇與敬仰，與國人向總理鞠躬同一道理。至於佛的威德感應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洵非常人所能體會得到的！佛為世間大聖人，堪使我人恭之敬之。況在禮拜之時，正好借佛之偉大功德，來勉勵自己，發菩提心，勇猛精進，以期達到同佛一樣的成就，這也是一種好的助緣，怎能說它是迷信？至於祈禱行事，也是一種向佛悔過、發願，藉佛的威德來修造各種功德的一種善因緣，又何迷信之有？或以佛教談因果報應為迷信者，此亦不能成立其理論，蓋因果二字是天經地緯的一種定律。世間無論那一種事情，都逃不出因果的定律。所謂有其因必有其果，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例如「因」為殺害人命，偷人財物為因（惡因），結「果」要受法律的制裁受罪為果（惡果）。又如一班政

治家，「因」為他能夠效忠於上，施澤於民，為國家謀興盛，為人民謀安樂，此為善因，結「果」獲到上面褒揚，下而感戴！又如一班慈善家，「因」為他能夠好施樂善，犧牲自己，幸福他人（善因），結「果」能受一般社會人士的尊崇讚嘆（善果），此為因果報應的一種公理。茲再就最淺近的日常生活來說，也都不出因果律的。例如，肚子餓是「因」為沒有吃飯的緣故，結「果」肚子就餓了。反過來說，「因」為吃過了飯，結「果」肚子就不餓了。至於口渴等也是一樣的，都逃不出因果二字！如果說深信因果報應為迷信，則非僅違背天理正義，同時亦有能令一班輕浮無智之輩恣意妄作胡為。那麼，倡此言者大有貽害人生之可能，可不慎哉！世間一班造惡之人多由不信因果，不信報應，故敢恣意妄為，正如不知法律之人，因而造出犯法之事，以致依法受罪，飽嘗苦頭。所以佛教宣說因果一事，非但不迷信而實大有裨益於社會人心，乃為當世之急務，何可以迷信目之？本來



迷信二字的解釋是這樣的：一、對於事理認不清楚謂之「迷」，如事不知真偽，此謂迷事；理不識是非，此謂迷理；至對四大皆空，五蘊無我，不知道他是假的，此為迷身；三界火宅，眾苦充滿，不知道很危苦的，此謂迷世；乃至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我們為什麼要來做人，不做人可以嗎？這都為人們所不知道的，此謂世人的迷生死，迷人生……這才算是真正的迷。而佛陀所開示吾人的教法，對於世出世間一切事理因果，生死問題等都說得很詳細、很明白，沒有些許迷的氣分。二、「信」的解釋：對於一切事理認為真實如是者為之信。如信四大假合為實我，萬有緣生為實法，三界火宅為安樂……此為迷信，因為所信不正確故——認假為真，認苦為樂。如信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信四大皆空，信三界火宅，信萬有緣生，此乃信世間萬法皆是苦空無常無我之理。信佛修行，可以了脫生死，超凡入聖；信菩提、涅槃為成佛之究竟法，真實如是；此為深信佛法之真實義；這些



都是正確的信、理智的信，謂之正信、智信。我人對於一切事理而能真實了知然後信之者，就是正信、智信。由此觀之，佛教是正信、智信，並非迷信。

㊟一般自負熱心世事者，因不認識佛教的內容，於是妄謂佛教為消極厭世的，此為世人誤解佛教之二。當知佛教是以積極救世為主義的，非消極厭世之教。國父說：「佛教是救世之仁」。又云「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梁啟超先生也說：「佛教之修持乃兼善非獨善，佛教之精神乃救世非厭世」。茲就佛教本身而言，教主釋迦牟尼佛為太子時，因感人生有老病死等之苦惱，以及目睹當時印度人民受了四種不平等階級壓迫的痛苦，因而捨棄皇宮尊貴之樂，發心出家修行，想找個可以解脫人生痛苦的方法，來救度人們離苦得樂。經過六年苦行，終於菩提樹下成等正覺，獲到解決人生一切苦痛的方法，於是馬上出來弘法利生，宣說宇宙人生的真理、自由平等的主

義，東奔西走，席不暇暖，開無量法門，度了無量眾生。由此看來，則佛陀最初發心修行之動機，和成道後到處利生之實情，都是為眾生而犧牲，這種精神不是積極救世是什麼？當知佛教是純以慈悲（慈能與一切眾生之樂，悲能拔一切眾生之苦），救濟眾生為一大宗旨，在一代聖典中，處處都可以發現到這種慈悲救濟眾生的明文。尤其是佛教之救世非僅救現在之世，能令一切眾生盡未來際永遠離苦，永遠得到究竟安樂。又非僅救度人類，同時要使一切眾生——凡有知覺者皆成佛道。如《金剛經》說：「若卵生、若胎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這種救世精神是何等積極！何等偉大！你看佛教中的地藏菩薩所發的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又如阿難尊者所發大願：「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涅槃）。以及佛子所發的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再觀過去諸佛菩薩，為了救護眾生，會捨頭面腦髓而不顧，

這種積極偉大的救世精神，是任何宗教所沒有。至於救眾生之身命，則以「財施」，使其不受饑寒；救眾生之心，則以「法施」，使其得到解脫；救眾生之苦，則以「無畏施」，使其遠離怖畏。這種救世的方法，又為他教所未見，怎樣可以說佛教是消極厭世的呢？然而世人斥佛教為厭世消極，其理由何在？究其原因，因為看到出家僧眾，捨棄一切俗緣不問世事，一味修行自利，遂以消極厭世譏之，說佛教不能裨益社會人群，這也是對於佛教內容沒有認識而發生的誤解。

須知佛法中有大小二乘，小乘重自度，當其修行的過程中，在表面看來似乎有些消極態度，若加以根本的考察，實則以小乘之修行為階梯，而漸次達到大乘之積極救世。如沒有經過一番修養來成就其智慧道德，養成戒行莊嚴，德學兼優之才——內而博學多聞，外而威儀具足，怎能出來為人師範，而負弘揚聖教，化導民眾的責任呢？能如是者，方能圓滿其弘法利生，救世救人的大事業，同時能使佛法之住

於世，不致魔外之破壞。否則非但不能為世師範而度化人者，反而隨俗轉變而受度於人（墮落俗塵）。這不是一種值得考慮的事嗎？現在來舉一個例子：比如世之學者，立志造詣一種學術，當其致力研究期間內，自然放棄諸事不顧；若對其放棄方面觀，似乎近於消極行為，可是對其研究心志觀之，正是積極精神，以其研究目的，在乎預備將來學成之日，以所得學術，來貢獻世界，利益人群。僧人放棄一切專心修養，預備將來養成學德之日，出來弘法利生之心情，亦復如是，何消極厭世之有呢？我來引一個故事作參考：台灣光復那年，我在中壢元化院講經，那時有一位當地有名紳士，他平素對佛教不甚信仰，且有誤解和不滿意的地方，於講經中受張雲鈇居士之邀，特來參加聽講，當我講畢下台之時，他來請問佛法，他說：「法師辯才無礙，講得很好，可惜佛教太趨於消極厭世哩」。我說：「先生您怎麼見得佛教太消極厭世呢？」他說：「常見一般僧尼一出了家，便捨俗辭親，

不問世事人情，隱跡山林，一向以清磬紅魚，參禪念佛看經誦經為生涯，對於國家社會沒有些許貢獻與效勞，這不是消極厭世嗎？」我聽了這些話，隨口反問他：「先生您有幾位公子？」他說：「三個」。我再追問他，「大公子做什麼」？他說：「長男在大學讀書」。二公子呢？「在中學讀書」。三公子呢？「在小學第五年」。我帶著沉重的聲調問他說：「先生，您是一位對國家社會很熱心的人，為什麼還努力去幹這些消極厭世的事情呢」？他莫明其妙的帶著驚訝而不自然的聲調說：「法師您說什麼？我最討厭的是這些行動——消極厭世，我那裏肯去幹它呢」？我追緊地說：「先生您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放棄一切對國家社會不貢獻、不效勞就是消極厭世，那麼，我來請問您先生一句，您的三位公子，大的在大學，次的在中學，小的在小學，每年要給他花了多少錢，他們現在對國家貢獻些什麼？對社會效勞些什麼」？他一聽了我這樣責問後，瞠目良久，繼而帶著難為情的態度

說：「他們現時對國家社會雖然不能貢獻效勞，可是將來畢業後是一定要出來為國家為社會效勞的」。我說：「為甚麼不在此時叫他們出來為社會服務呢？」他說：「沒養成才學，恐怕不能為社會為國家效勞」？哦！他的舌頭被我拉出來了，我緊緊地說：僧人之修養期間，正為將來出來弘法利生的準備，沒有學德，不懂佛法，要怎樣去教化眾生，為人導師呢？總不能一出家就叫他出來說法度生！老實說這時候叫他能說什麼法？能度什麼生？如上所說，非但不能獲得弘法利生的好結果，反而要受到很大的損失——被境轉變——受度於人。照這樣看來僧人放棄世事，專志修道，並不一定是消極厭世的呀！況且僧人為修學佛法捨身佛法，而拋棄一切名利眷屬恩愛，犧牲一切物質享樂等，甘心緇衣粗食，過著淡泊生活，如是堅苦修行，為著什麼？不求名聞利養，不求功名富貴，更不與人爭權奪利，所求者皆為弘揚佛法，救度眾生同成佛道為目的，這樣工作，能說他是消極厭世的嗎



？故佛教無論從那方面去觀察，根本不是消極厭世，而是積極救世的。

要之，佛教之厭世，是厭世間一切惡法，所謂厭殺盜淫妄，為招苦報之惡行為而不作，厭貪瞋妒嫉等，為惡思想能令妄造一切惡業而不起，厭五欲六塵能增長貪慾心而不求，厭惡濁世界、混亂社會的苦惱而不喜……此為佛教之厭世。絕不可以與一般為失名喪志而發生厭世，或發狂，或懸樑，或投淵，或飲鴆……而自殺之厭世者可同日而語的。

統觀上來所說：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那麼，對於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故凡熱心愛國者，應該極力擁護佛教，協助佛教才對，絕不可以厭世消極之言，妄為批評佛教。

茲因時間關係，對於今晚所標的題目不能全部講完，餘者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講。今晚蒙諸位的熱烈歡迎深為感謝！最後祝諸位身體健康！再會。



# 在台中蓮社傳授在家菩薩戒開示

朗光記

## 【前言】

這次貴社社長德欽法師暨李炳南老居士等發心舉行傳授在家菩薩戒會，可說是一種具有深重意義而值得讚嘆的事情。居今末法之世，佛教衰敗，正法淪亡，有心欲倡興佛教，維持正法者，當先從倡興戒律做起。佛子若重視戒律，遵守戒律，則佛教自會興隆，正法自然昌明，反之，戒律淪亡，佛教也就毀滅。經云：「戒在則正法住，戒亡則正法滅」。何以故？因為佛法是建立在戒上面的，戒是佛教的主要精神，換句話說，戒是佛教的性命，沒性命的佛教，要希望它光大起來，絕對沒有這回事的；這好像失去了靈魂的死人，還有希望他活動的可能嗎？沒戒律的佛教，要希望它興盛，亦復如是。

佛教能超出其他各宗教之上，也就是有了這神聖尊嚴的戒律——它是佛教不可無的一大重要基本條件，沒有它，則失去佛教的價值。所以不分出家在家，只要你是佛教徒，就有遵守戒律的必要，否則違背學佛宗旨。因此我們學佛人，不能一味求取知識——了解道理，就算滿足，沒有實踐體驗——受持戒行，是得不到佛教的真實利益。學佛是要解行並臻，方能獲到圓滿成就。行——就是戒律的作用。世尊說法四十九年，究其教化眾生的一大綱領，不出戒定慧三無漏學。由戒生定，由定發慧，由慧斷惑證真。首列戒學者，正為表示其重要。

《華嚴經》云：「戒為無上菩提本……若能堅持於淨戒，是則如來所讚嘆」。《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持淨戒」。《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欲離諸生死，安隱到涅槃，一切如來說，持戒最第一」。《月燈三昧經》云：「雖處卑下少見聞，能持淨戒名勝士」。其他讚歎戒學的經論很多，不能一一引述。就看

世尊在將要入涅槃的時候，曾諄囑眾弟子們說：我滅度後，你們當「以戒為師」，據此則戒的重要，不說可知。

戒是生善滅惡的工具，超凡入聖的南針，成佛作祖的階梯，具有無量功德，能利樂一切有情，一切有情皆依之而離苦得樂，了脫生死，究竟成佛。有了這麼重要和寶貴，那麼你們這次能發心來此求受菩薩大戒，可謂希有難遭遇的勝緣，真是幸福極了，這也是你們多生所植的善種，當為你們大大的慶祝！恭喜！希望大家當發至誠懇切心來接受這無上寶貴的清淨戒。今天是戒會開始的第一日，你們請我講開示，就把受戒的十大要義，來對你們略為說明一下。哪十要義？

- 一、戒的意義。
- 二、受戒何為？
- 三、受戒功德。
- 四、失戒罪苦。
- 五、正解深信。
- 六、當發大願。
- 七、至誠稟受。
- 八、精明戒法。
- 九、護持懺悔。
- 十、處處是戒。

現在先來說明第一義：

## 一、戒的意義

受戒當先明白戒的意義，什麼叫做戒？梵語尸羅，此云戒，即防禁的意思。謂能防禁身心一切過犯。要之，戒有防非止惡的功能，能禁防一切非法，制止一切惡業而不作。亦名清涼，眾生三業煩惱，如火熾然，焚燒身心，佛制淨戒能息滅之，使其滅熱惱而得清涼，故名清涼。

戒——它的種類，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僧二百五十戒，尼三百四十八戒），六重二十八輕戒、十重四十八輕戒、三聚淨戒等。其內容分為：在家、出家、大乘、小乘。五戒、八戒為在家戒，十戒、具足戒為出家戒，此為小乘戒之四級。三聚淨戒為菩薩戒，這是大乘戒之通稱。又菩薩戒為通戒，道俗通行——在家出家均可受之，故云通。具足戒為別戒，唯限出家二眾受之，故云別。又有

戒法、戒體、戒行、戒相之四科。

戒法：即佛所制定之種種規戒以嚴禁諸弟子之行為，是為戒法，即上面所說五戒八戒等是。戒體：謂受戒者於受戒白羯摩時（初審三問），取得防非止惡之功能，是為戒體。戒行：謂依所受戒法，隨順戒體發現於身口意三業之如法動作者，是為戒行。戒相：謂持戒者，戒行莊嚴，其美德外顯，足為他人之模範，是為戒相。一切諸戒都具有這四科的。如佛制定之「戒法」，受之者即於自身得無作「戒體」，隨順戒體現於三業之動作，而「戒行」立，由持戒之美德而現於外表之威儀，即「戒相」也。受戒者當具此四者，缺一不成。

## 二、受戒何為

戒的意義已經明白，然而我們為什麼要受戒？因為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由諸貪等煩惱，造作一切惡業，依業受報，沉淪六道輪迴，

墮落三途受苦，無由解脫。諸佛如來，哀愍我等，業苦眾生，欲令其離苦得樂，了脫生死，成就佛果。所以制立各種禁戒，使之依戒修持，不造惡業，修諸善行，惡為苦因，不造惡則苦因滅，而苦果自亡，故能離苦。善為樂因，能修善則樂因成，而樂果不無，故云能得樂。所謂惑起而貪愛具，是有情輪迴之苦因；戒淨而定慧生，乃佛祖修證之正道。你們要不要離苦得樂？要不要了脫生死？要不要成佛道？如要的話，那麼，大家就當趕快來受戒了！

### 三、受戒功德

受戒的意義，已經明白，現在要來說明受戒功德。我先引兩段經文來證明。《善生經》云：「若人受五戒，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五戒者其福過彼不可稱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大洲中滿二乘果，盡形供養，乃至

起塔，不如男子女人受持五戒，功德不可思議」。你看受戒功德大不大？單持五戒就有這麼殊勝功德，況菩薩戒呢！現在單引《瓔珞經》來說，文云：「能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功德勝於造八萬四千寶塔……其福果不可稱量」。

要而言之，受持淨戒的人們是會受世人所尊敬，龍天所衛護，諸佛所讚嘆，能調伏一切煩惱，消滅一切惡業，長養一切善根，成就一切功德，莊嚴一切道果，不墜惡道，常生善趣，乃至永了生死，究竟成佛，此為持戒之功德也。

#### 四、失戒罪苦

上面說明受戒具有種種功德，現在返過來說，失戒之人，則遠離一切善法，妄造一切惡業，為諸佛所不度，龍天所不衛，世人所厭惡，常墮惡道，不生善趣，長處沉淪，苦報無邊，此為失戒之罪苦。



《大般若經》云：「菩薩行六波羅密時，當作是念……我不護淨戒，當生惡趣，尚不能得下賤人身……」。不護戒就要生惡趣，連下賤的人身都得不來，你看罪苦不罪苦？

## 五、正解深信

既明受戒有了許多功德，失戒有種種罪苦，那麼當然是要受戒的。但受戒不是一種隨便之事，是不可苟且從事。有些人不懂受戒的道理，為著感情的用事，而隨喜附和的，或被師友的勸誘，不好推辭，勉強去受的，這種簡直與沒受戒一樣。這是怎麼說？因為他根本不知何者是戒，受戒是什麼？但一味附和盲從而已。從旁觀察可以預為料想到他的心理，他以為趁機參加授戒會，或求得某和尚，某法師的允許，在三寶前叩了幾十個頭，跪痛了幾個鐘頭的腿子，聽了戒師對本宣讀一篇授戒的便文——「汝等能依教奉行否？」「汝等能持

否？……」，自己隨口附和，答了幾句「能依教奉行」，「能持」，「能持」，乃至燃幾個香疤，就算為已經受了戒。這就是他們所謂受戒的，哦！這就是受戒嗎？那只好說是受個空戒（形式戒），沒有受著真實戒。恐怕他們連三皈五戒的名詞還弄不清楚，怎能說得上受了戒呢？到底受了什麼戒？所以我上面說與沒受一樣。但他們經過這一套能持否？能持的授戒儀式後，卻居然認為是一個正式的佛弟子——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戒弟子。也有以為求得菩薩戒的頭銜，是很了不起的，在佛教中可以增高身格，博人讚嘆和尊重，甚至到處誇示，自我介紹：我是某年某月在某處戒會求得菩薩戒的，已經做了菩薩戒弟子好幾年了……這都是沒正確了解到受戒的真義。其他用意的當然還有，可不必說。以上所謂受戒者都是歪曲不正當的。經云：「因地不真，果招紆曲」，可不慎哉？

我要你們受個真戒，不要受個空戒，要你們對於所受的戒法，各

人統統都要帶回去，不可留在這裏，給我們戒師再拿回去，未免太麻煩了。所以我在未正式授戒前，先對你們說明受戒的真義，是要你們個個能夠正確了解何者是受戒，方能真實得到戒法，不致受個空戒，這才不辜負你們的苦心，才能達到受戒目的。然而要怎樣來正確了解它，何者才是真實受戒？在未正說前，先請你們各人自己檢討一下，有沒有上面所說的三種事實而來求戒者，如有者當大發警省，立刻痛改前非，追求正義，發起真心，來求受真戒。須知今日發心是因，將來成就是果，萬不可馬虎從事。能夠如是去非就正，還是可以得到受戒的殊勝功德。你們既能發心來此求戒，總算有點善根，如動機有了差錯，求不到真戒，那就太可惜了！

現在要來說明受戒的真義，請大家一心諦聽！為了淨化身心，上求下化，此為求受菩薩戒的正義。從戒師正式乞得戒法，能一一了解其內容，一一如法受持，這才算正確受了戒的。現在已經正確了解受

戒真義，其次當具深信，謂對於上面所說受戒功德，和失戒罪苦的事實，當深信無疑，疑則不肯發心求戒，縱然發心亦不能堅固，於是則非但不能得到上品戒法，而於受戒後亦不能精嚴受持。故其次當發深信之心。要而言之，當發三種堅固深信心。信堅固則能斷疑網；信深自能勇猛勤修所受之戒。何謂三種？一：決定深信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因被煩惱所蔽，不能證得，我今求受淨戒，勤修勝行，誓斷一切煩惱，取得無上菩提，證同佛果大覺。二：決定深信戒是菩薩涅槃修證之本因，依之而修決定成佛。三：決定深信一切諸佛之法報化身，清淨光明，無邊相好莊嚴，皆依持戒而得成就。能發此三種心，徹底深信有戒則修證不虛，無戒則輪迴不盡。則求戒之心切，自能至誠懇切來接受清淨大戒。

## 六、當發大願

既已正確了解受戒真義，深信受戒功德，繼而當發大願。何謂大願？謂我發心受戒，非為希求名聞利養，亦非希求生天得福，乃至希求聲聞緣覺小果，但為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護持正法，利益有情，求成無上菩提。所謂「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如是發願才是契合求受菩薩戒的條件，可說是難能可貴的。

## 七、至誠稟受

上來所說受戒功德，已經一一明白，既知戒法之寶貴，又能正解深信，則於明天登壇正受時，你們當懇切至誠，發上品心，求上品戒，當知菩薩淨戒，非淺浮之信、散亂之心可能納受。我今指示你們發上品心，求上品戒的方法，大家至誠諦聽！

於正受戒法時，跪在諸師座前，當專注一境，頓息諸緣，精神上唯感覺到個己的生命和身心，一時溶入於廣大無邊，自他平等的諸佛海會，三寶法界中，普於一切有情無情境上，起廣大慈護之心，立三種誓願：一者誓斷一切惡，無惡而不斷；二者誓修一切善，無善而不修；三者誓度一切眾生，無一眾生而不度。於中不畏不退，信力不動，志願堅固，此謂發上品心，求上品戒。若不如是至誠，那就是近於虛偽，不但求不到上品戒，恐怕將來還有敗壞佛法的可能，大家當切記勿忘！

## 八、精明戒法

佛子於受戒後，更當精明戒法，熟諳戒相。對於所受戒法如有弄不清楚的地方，當以誠敬懇切心，求請得戒師，或諸方大德法師開導指示，替你們詳細說明所受戒條，以及開遮持犯和修持方法，俾知何

者為犯、不犯，何者當行、不當行，方不致受持無門，違犯罔知。如所受戒條有所不知，怎能談到防守受持呢？萬一由不知而誤犯，則後果非常嚴重，可不是玩的。此亦為受戒所應有的一種重要條件。

## 九、護持懺悔

時屆末法，信戒之心難發，受戒之事尤難，守戒之志更難！你們既有善根，又遇勝緣，能夠求受菩薩大戒，又明白當發大願，堅固深信。那麼，受戒以後，當視戒為無上寶物，本著初心，盡形壽善為守護，專志奉持，慎始慎終，勿令少有虧損，這才是無慚無愧的。

當知受戒和護戒，都是腳踏實地做工夫，如能護持則有無量功德，失之則有無量罪過。受而不護，是自暴自棄，自尋苦吃，可就太愚痴了！話說轉來，當怎樣來護持，方能保全不失？這是不可不知的！茲舉一個護持戒行最合標準的方法，給諸位永遠遵行，能真實做



到，那就至善至美矣。到底什麼是方法——於一切時中，常念不忘，時時檢點身心，凡所作為，逐步反省，於諸淨戒有無違犯。扼要的說：在日常中於身口意三業，能夠細心觀察，所作與道相應不相應——在說話時有無犯了妄言、綺語、惡口、兩舌等諸口過罪否？於行為上有無犯了殺盜淫等諸身過罪否？於思想上有無犯了貪瞋痴等諸意過罪否？凡所說話、行為、思想，乃至一舉一動都能檢點，不令有犯，這就是護持的方法。但此僅就止持方面說，其實當統明作持，方為完善。在大乘戒法，凡遇當作之善而不作亦屬違犯。

總之，於身口意對一切境時，所有說話、行為、思想，當一一仔細觀察，有無利益於人，有無損害於人。利益人者，則擴而充之；損害人者，當制而止之。止所應止，為所應為，所謂由惡小勿為而到諸惡莫作，由善小亦為而到眾善奉行，直至任運自如，不持而持。到那時候，則身安意泰，坦然自得。能夠如是護持，久而久之，自然就有

成為「毘尼嚴淨作完人」的希望。受戒之目的也就算達到了。以上護持方法已經明白，現在要來說明懺悔自新的方法。

當知懺悔，乃佛門悔過自新的最善方法。你們受戒後，設或失於注意，於所受戒偶有虧損，當從速發起猛省和慚愧，深自痛責，謂我既自發心受持淨戒，於法已得正信，於義已得了解，且於正式授受時，在三寶前曾發過誓願，今者何故妄犯。復因犯戒故，便為師友所擯棄，為一般人所譏笑，尤其來生墮落惡道，何苦如斯呢？又念我何故蹈此不善，毀犯淨戒，玷污佛門，敗壞正法，自絕善路，失諸功德，可謂愚痴極了。起如是正念已，自行觀察，於所犯戒為輕為重，如但萌惡念者，當即刻懺悔，剋責令滅，如已成事者，當坦白地無覆無藏，以百萬分的至誠心、懇切心，先對師長及同道們，自述罪狀，求其作證懺悔。次於佛菩薩前，或諸聖賢前，至誠頂禮，痛哭流淚，發露過罪，求哀懺悔。經云：「能至誠懺悔者則何罪不滅」。同時並

發宏誓：從今日起，絕不再犯，已生惡法，速令即滅；未生惡法，永令不生。已生善法，當令增長；未生善法，速令生起，常存警惕，永矢不忘。又於當作之善而不作，在大乘菩薩戒法中，亦為犯戒（此謂止犯，止善不作之犯），亦當竭誠懺悔，更發誓願，後此定作。能如是至誠披露懺悔，發大誓願，則於所犯過罪，可能如願消滅，所得戒體亦可復本清淨。但一經懺悔之後，更當時時倍加警省，慎勿再蹈覆轍，否則於所受戒不能堅固圓滿。故對於所犯戒切勿堅為覆藏，不求懺悔，以謂將錯就錯，漫無忌憚的一犯再犯，這樣一來則其後果——遺害——不堪設想，慎之！勉之！

## 十、處處是戒

雖云出家修道緣勝（約環境言），在家修道緣劣。傳戒正範開示文云：「居家迫窄，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故云緣劣）；出

家寬廣，猶如虛空，一切善法由之增長（故云緣勝）。此亦不盡然，因為它只約境方面而言，若就心方面來說，處處都是修行道場，只看你的心地如何，古云：「心地若然無罣礙，高山平地總西方」。又云：「道在尋常日用中」。所以我說處處都是修行道場，處處都可以受持戒行的，可是常人一聽到「學佛，受戒」這個名詞，就認為是要捨俗離家，割愛辭親去做和尚，才是恰當其稱，這是錯誤的。當知學佛受戒是任何人任何處，都可以的。並不一定要出家當和尚，住在叢林寺院，才能學佛受戒的，因為佛教有四眾弟子故。就狹義來講，則在家有五戒，出家有十戒具戒等，都各有其戒條不同。若就廣義來說，則凡身心所對一切境界，如能止惡行善，任運修行，則何處不是持戒的所在。如就出家眾來說：奉佛事師，參禪念佛，讀誦經論，弘揚佛法，統理大眾，效勞常住……等，這都是戒的範疇之內。至於在家眾的事親教子，兄友弟恭，夫唱婦隨，和族親鄰，禮敬師長，保護

幼弱，乃至忠上愛下，服事公益，作諸慈濟……這又何嘗不是戒的作  
用！要之，能將日常生活之行為納於最標準的道德軌範中，而使人格  
的向上，這也就是戒。由此觀之，則處處都是修持戒行的所在。所以  
受戒不一定要出家當和尚的，在家也可以修行持戒。故佛制菩薩戒是  
通於在家出家均可受之，願諸位當仁不讓，向前上進！

### 【勸囑】

上來說了許多話，總希望你們對於這次的受戒，第一要懂得戒的  
意義；第二要知道怎樣要受戒；第三要知道受戒的功德；第四要知道  
失戒的罪苦；第五對受戒的道理要正解深信；第六要發大願求上品  
戒；第七要至誠稟受淨戒；第八要精明戒法；第九得戒後要善能護  
持，少有虧損當從速懺悔；第十當知處處都可以持戒的，不一定要出  
家住寺院才能受戒的。希望各位得戒後，當如法精修，畢生嚴持不

犯，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這才能達到受菩薩戒的目的，獲到殊勝功德——圓滿菩提，究竟成佛。則上不負世尊制戒利人之盛德，並且不負發起傳戒諸同仁的厚情，和你們這次受戒的勝緣！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 央掘摩羅彌殺彌慈論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在觀宗寺講——

央掘摩羅——此云指鬘；又名一切世間現。生於佛世，印度舍衛城北，薩那村人也。受學於婆羅門，師摩尼跋陀羅。因被師婦之讒，迫乎師命，昧乎道理，信殺千人有涅槃可證，不怕萬劫受泥犁之苦。殺一七多日，惡實彌深，傷九百餘命，心何殘忍！佛悲愍之，放光照他為之說法，立時改過懺悔受持佛戒；當下迴光返照發現良知，得四聖果，具六神通。所謂，屠刀放下立地成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如是改惡皈佛固屬善矣，唯彌殺彌慈之謂似乎不當？夫殺者惡也，慈者善也，非彌殺彌惡乎？蓋善惡之不相扶猶冰炭之不相容然，於理寧無違乎？何天台大師舉斯言耶！想必有其宗旨在焉。



央掘殺人及千，害母並佛，故曰彌殺。然而見佛聞法，能即時大興懺悔，猛發道心，一念之善，豁爾成聖，終能度脫其遭殺之人，雖殺其色身，而益其法身，謂能使之了生脫死，離苦得樂也。故殺他者度他也！今以成聖之心比其未殺之心孰慈？必曰聖慈；此非彌慈乎！古德之言豈欺我哉！予舉喻之：例如某鄉有一惡人，強暴橫逆無非不作，及其悔過也，慈良惠施，無善不為；較之常人及未作惡時，非彌惡彌善乎！或曰：世之似盜跖、鯀、桀之類不貽，佛不之度，而獨見度於央掘者何也？經云：「無緣不度」，非佛有私心者也。蓋因其業重根鈍，一時不受化度，所謂不肯回頭其奈他何！雖然，而佛之悲心靡已，必待緣熟而後度之。

復次，當知殺乃能開能遮，慈之有善有惡，若以善意犯殺而益人者，雖殺而慈，違理行慈而害人者，則慈而殺。如武王之誅紂而平天下，湯之伐夏以安民心；至於剿匪殺賊亦然。此非殺而善乎？苟慈其

惡，而害天下，非慈而惡乎？觀夫釋迦往昔劫中，亦曾興慈殺人，因知一人欲殺害船中諸人，慮其造重大罪惡，墜無間地獄，故起大慈心犧牲自己，利益眾生，願己入獄受罪，殺一命以救眾命，猶能度其出苦，雖犯殺業，然則非唯無辜，反而益顯大聖救世之慈悲心也。彌殺彌慈之說非斯義乎？若以惡心殺人，則彌殺彌惡矣，固知菩薩之殺人者救人也，純出乎慈悲者也，與之瞋恨兇惡而殺人者豈可同日語哉！央掘之殺，事雖不同，理則相類。或者菩薩為愍一班自暴自棄作惡無知之眾生，以有過不可學佛，有罪不知求懺，縱造其惡未知所以，故若是權化，以感斯類，使其迴光返照，得同央掘之皈佛成聖者，亦未可知也。

嗟夫！末法之世，一般愚昧卑劣之輩，未到菩薩境界，又非央掘利根，不達彌殺彌慈之旨，妄生邪見，恣造惡業，倡言殺它者救他也！食眾生肉者超度眾生出苦也！嗚呼！阿鼻地獄待誰入歟？

# 雪竇遊記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余遊雪竇有三目的在焉：一、為拜訪太虛大師。二、領略雪竇風景。三、預備避暑過夏。此三者為余登遊之本懷也。

雪竇距奉化西北五十里，山為浙東名勝，寺為禪宗古剎，其山水之靈秀，岩石之雄奇，蓋早已耳聞矣！

五月初九日，由寧波觀宗寺動身，乘人力車到鄞奉汽車站搭十一時半汽車至溪口，約一小時到，僱挑夫代挑行李，一路風景頗佳，沿途看看山水亦不覺行腳辛苦。計四五里經白岩於山麓之南有蔣母墓在焉；四圍繞以青松翠竹布置幽雅，因急欲上山，無遑進入參觀；以留下山時遊。復行數里抵入山亭，亭在雪竇山腳，為登遊者之休憩所

也。傍有靜室數間係接待遊客之設；主事僧邀余入室小坐，茶話片晌與之道謝辭出。僧告曰：「到雪竇尚有六七里遙，而嶺路巖嶮難行！此處有藤輿可以代步」。余答：「步行善！可以運動身體」。相與合掌作別。入山亭小憩，舉頭一望，高峰疊立雲端，口占一絕云：「幽亭翠繞午風旋，小憩清吟意自閒；頻向高峰翹首望，鐘聲遙聽白雲間」。跟挑夫上山，山路崎嶇，石磴紆迴，果然難行，振衣躡石而上。是日適逢外國旅行團登山，裙屐聯翩，男女絡繹，一路頗不寂寞。據云：夏秋二季，遊客最多，春冬少之。約四五里經寒華亭已覺疲倦，在亭小憩，閱對聯云：「下界煙霞閒處看，上方鐘鼓靜中聞」，句工巧可讀。茶罷復行，此時身力困憊，行較前遲，經三四里嶺路尚無休息處，心頗難之。正躊躇間，忽見一亭微露於幽林間，心為一快！遂放步行，到亭已不問如何，盡量休息。亭有御書碑，刻「應夢名山」四大字，相傳宋皇仁宗曾夢遊茲山，故賜御書以紀美

之。口占二絕紀之：「爭傳雪竇景清幽，應夢名山宋帝遊；一角御碑添勝蹟，長教千古媿丹邱」。又：「水秀山靈勝虎邱，宋皇應夢此曾遊；佳名博得人間話，勒石御書萬古留」。挑夫曰：「寺將到矣！行否？」余曰：「不須作急」。曰：「天將晡矣恐回家不及」。遂起身，曲折紆行數百步，忽然露出一座玲瓏樓閣於重巒疊峰雲樹蔥龍間，余急向挑夫問曰：「此非雪竇寺乎」？曰：「然」。不勝踴躍！奮步行約半里到關山橋，從橋左邊小徑進，傍有一大荷池，花正盛開，燦爛奪目，馨香撲鼻，停足幽賞，大有瀟灑出塵之想！復行百餘步從一石橋過，右山林隈有一座石塔，曰：「鎮林塔」，高約丈餘，層分七級，形勢奇巧。復行數十步遙見一座洋榭於山腹間，建築工雅，係「中國旅行社」，為遊客便利之設。過高瑛橋，不覺間寺已在目前矣！舉首一望山門上懸一豎匾，書「四明第一山」係蔣公中正先生題，佇立四望，寺前地勢平而圓，縱橫百頃，清田數畝，雪竇寺宅

其中，庭前突起一小圓岑似珠形然，有乘涼亭築其上，曰：「含珠亭」。據云：茲山風水乃「九龍含珠」故名：山勢望之儼然。四面奇峰繞寺，若合拱禮佛；成行古樹參天，如立足聽經。翠竹蒼松，無非禪意，白雲流水，滿目道風，東西二澗，滌流寺前，大小諸橋，鎖鑰山門，嵐光林影，鳥曲泉琴，至此早已心曠神怡！彷彿身出塵寰矣！猗哉！茲山有若是幽勝，寧遜天台乎？莫怪東坡以「未遊雪竇為憾」！夕陽將墜，不得盡量玩賞，待明日再遊乎！進入山門，「彌勒殿」三大字，早入我眼簾矣。近前閱對聯云：「池開錦鏡，峰閃元珠，對晤時坐消閒福；塔號降龍，洞名伏虎，憑弔下翹企宗風」。進入殿內見彌勒菩薩趺坐龕中，開顏對我微笑，我亦微笑合掌向他頂禮。傍有對聯云：「雪竇為四明第一山，化蹟常留，座供人天瞻仰；龍華度三會無央眾，笑顏先展，象徵世界和平」。由殿後門至客堂給挑工資畢，入謁知客師談幾句叢林套語，照客送茶點並案內洗澡，小頃齋堂



板響，照客來招呼晚餐畢，因行腳之倦，遂上床養息，迢迢然入甜睡鄉矣。

初十早，始板響起床，洗漱後靜坐至大殿鐘鼓敲畢已四句多鐘，披衣上殿禮佛。早飯罷，智定衣鉢師來訪，師去歲與余在武昌世界佛學苑結識者，小敘寒暄，頃濟靈、自念二師亦來訪，二位觀宗同參也。智師導余寺內各處視察，先到虛老法師丈室參觀，法師弘法外出，不得一見為憾！進門時見門上一題額書「聞木樨香不」？五隸字，並讀對聯云：「此身無立錫地，我願如恒河沙」。恰與法師行願相應也。室只三間係新築者，雖小而雅，所謂「室雅何須大」。庭前布置新奇，花木深邃，曲徑幽通。古詩云：「曲通徑幽處，禪房花木深」。宛然為此寫景也。室內懸滿名人字畫，陳列珍奇古物，如虛大師到歐、美、德、法，傳教帶回之紀念物等，並智覺、明覺二國師之御賜物，如龍袍、寶鉢、金蘭袈裟、玉如意……。一一玩罷。次到圖



書館，門有對聯云：「與幽人語自生悟，得靜者相能永年」，係福建林森先生題。館內檯几瑩潔，兩傍陳列公閱佛教雜誌書籍等。順路到大殿，先禮佛三拜後，隨意瞻觀，殿內清淨，佛像莊嚴，誠令人心恭神爽也。殿有對柱聯云：「剡川九曲，遠其源，長其流，澤及四方，地靈無極；名山應夢，盛於宋，後於清，佛光普照，民稱到今」。參禮兩傍十八羅漢畢到法堂，堂在大殿後，藏經樓處其上，並附設圖書館在焉。庭前寬曠花木齊整頗有佈置，儼然一幽雅庭園也。階前有兩小池，若明鏡然開於左右，所謂「階前兩水明如鏡」。水澄鮮可沁詩脾。並有「晉柏」，「唐梅」，蔭映庭中。相傳：柏為開山時植，梅乃建寺初栽，各以詩紀之：「形枯勢老欲蟠龍，材大能逃斤斧凶；自願出家居雪竇，大夫不受祖龍封」。又：「歷盡滄桑老幹霜，颯然種自晉元康；不同良木因材害，勁節千秋住佛堂」（晉柏）。「冰肌玉骨千年老，操雪耐霜閱世深；不棲孤山和靖去，甘心禮佛住叢林」。

又：「幹老祇因千載古，花開曾作上元香；清奇不羨天香艷，願住禪林壽故長」（唐梅）。堂內曠潔；中置一法座（說法台），壁間懸掛古畫聯語頗多，余最喜讀者：「丈室宵深翻貝葉，法堂日永講蓮華」。復到藏經樓、圖書館、祖堂、修證堂……略略玩畢！本欲出寺外覽諸勝蹟——因將要午餐，故各回寮休息。午後三時餘，濟靈、啓寧……諸師來邀出遊，先到含珠亭小坐，亭距寺僅數十步在含珠林小圓岑上，與山門對峙，四面綠陰搖映，清風蕩漾，聽鳥語淡玄，真堪悅耳；看山色聳翠，可以怡神！有詩紀之：「乘涼亭築小珠岑，纏繞峰環聳翠深；鳥唱清歌風拂袖，助余詩興發高吟」。又：「茅亭小築在珠林，四面松杉滴翠深；最好靜宵移榻坐，峰頭涼月伴清吟」。徐步參觀雪竇農場，含珠林，並東西二澗，遙看乳峰、中峰、析羅、玄珠峰、象鼻。諸形勝；玩畢，到青銷橋，橋距寺半里，飛架崖峽，橫鎖山門，橋下水聲琤琮，激石而流，聽之精神為之一爽！以詩紀之：

「重疊峰巒一水環，飛橋如鎖鎖禪關；閒時我欲頻來此，靜聽清流激石潺」。又：「閒來散步曳節行，青鎖橋邊聽水鳴；綠樹陰濃堪小坐，蟬聲鳥語愜幽情」。由青鎖橋過，斜上妙高路，約里許到飛雪亭，亭在危崖頂上，與千丈岩相望，可以坐看千丈瀑布，絕壁削立，萬仞懸危，瀑從突石激射而出散而復聚，似飄白練，如墜長虹，極狀奇觀，其來源從屏山西澗，中峰東澗，穿玉龍、白龍諸洞，潑流而下迴旋寺前，會西水一派合豬象鼻山足入錦池，越關山橋，循澗出曲折數百湍至千丈岩，穿雲逗石奔流而下，聲似鳴雷，狀如飛雪，雪竇以此得名（此為茲山八景之一）。在亭品茗坐賞千丈瀑布，亭備有遊客題咏冊，即題律絕各一首以作紀念：「擊石穿雲越澗隈，凝眸喝賞倚亭台；色分青幃長虹墜，聲落寒潭驟雨催；日永崖頭噴夏雪，夜深谷口吼春雷；飛流直下高千丈，彷彿銀河倒瀉來」。又：「愛看瀑布嶺頭飛，獨自雲亭坐翠微；千丈懸崖奇可賞，暢舒望眼不思歸」。復振

衣拾級向妙高路上，青松翠竹清陰夾道，約三四里到妙高台，住僧進茶葉菓畢，案內登樓參觀，台在危巔絕頂，岩石突立若台，亭榭高聳，縹緲雲端，坐玩其上渾疑置身兜率，真若手可以摘星攀月，低頭能使懾膽驚魂！曠覽無際，俯瞰無涯，近巒遠峰若兒孫羅列，老檜蒼松似旌旗搖曳，放眼下界，田畦錯雜，星羅棋布，溪圳滌流，蛇行帶飄，儀態萬狀，形勝千般，暢豁吟眸，曠達遊懷，真是勝不能形。樂不可說，謹以詩記之：「層台縹緲白雲端，杖策登臨境界寬；眼底諸岡羅萬象，峰頭獨立壯奇觀」。又：「探奇絕頂杖藜遊，無數青山互送留；閒立妙高台上望，風光萬里眼中收」。遙望獅子峰形勢極像獅子伏臥於蒼茫中，儼然欲活感作一絕：「獨臥煙霞性自閒，皈依大覺護禪關；人間不少邯鄲夢！一吼何時出雪山」！斜陽返照樹杪，不容再作耽遊，遂合掌與住持僧作別，正是：「好景一時看不盡，消閒準擬再來遊」。到寺恰值齋堂板響，晚飯畢與濟靈、啓寧等略談片晌就

寢。

十一早濟師復來邀遊上隱潭，遂荷笠扶節與之出遊，過「高瑛橋」，由寺南隱潭路上岔，從中國旅行社邊過，經傾蓋亭，約四五里到東巒隱潭廟，有義務學校附設其內，農村學生四五十人；係雪竇寺住持虛大師設立者。大師婆心彌切，為憫一班農童失學誤害將來，故設此以培養之，默對大師欽佩不已！進入視察，教員可謙師殷勤接待，因他將要上課，不敢多攪，茶罷辭出，向廟後行數十步，攝衣扶杖，從石磴下約三百餘級，若天梯到懸，此係蔣委員長之新造者；而妙高路、仰止橋等亦然。雪竇得蔣公之整理，其靈勝益彰。潭在深谷絕澗中，雙崖陡峭，一虹蜿蜒，危岩四面迫繞，彷彿人在古井觀天，飛瀑千尋直下，勢若白練飄空；瀑衣濺沫如雨，聒耳瀑聲似雷；不通人語，唯聽水喧；踞石欣賞極饒幽趣，感作一律：「恰好晴空曙色開，扶節荷笠探奇來；群峰環繞天如井，怪石嶙峋水作雷；潭畔臨風

長嘯詠，崖邊觀瀑獨徘徊；眼前佳境欣難再，半日流連未忍回」。本欲順遊下隱潭，以濟師未曾到過故不果，仍循原路而歸。

是午天氣酷熱異常，不敢出遊，唯在寺看看雜誌。晚課隨眾上殿，課誦與普通叢林少為不同，「四生登於寶地」改唱：「四生昇於內院，三有托化兜率」，河沙下兩句同，餘改「兜率內院慈氏尊，大智大悲濟含識……南無兜率內院一生補處，當來下生彌勒佛，南無……彌勒佛……」轉板「彌勒如來……」歸位跪誦，「願以此功德……上昇兜率宮，同赴龍華會，十方三世一切佛……摩訶般若波羅密」，餘者悉同。蓋雪竇乃慈氏道場，而虛大師法弘慈宗，精研彌勒教典，住持茲山，可謂殊勝因緣，而改此功課亦可見大師崇奉之純粹，信念之專一也。

十二日，早粥後，復與濟師出遊，由寺後山路上約里許到行詞廟，內附設農讀校，農童四五十個，亦虛大師創辦也。參觀畢登上雪



峰，三四里到奉慈寺，寺併歸雪竇，梵宇荒廢，唯住一老僧耳，無甚可觀，遂下山歸雪竇。午膳後與濟靈、自念、福善、永康……等師六七人，由御書亭畔循山徑蜿蜒而下，計四五里到「觀瀑橋」，又名「仰止橋」，橋畔一座亭台建設雅緻，亦蔣委員長之新築者。岩懸百仞，瀑瀉千丈，潭深數十尺，水澄鮮可數游魚。由橋頭而台上，從崖畔而澗隈，徙倚自由，縱覽任意。彼不畏熱爭探谷口深潭，觀游魚以怡性，掬清泉以沁脾；余喜納涼獨臥橋下巨石，領清風以解慍，聽流水以披襟；繼則引領迫觀千丈瀑布，飛空掛壁，擊石穿岩，虹斂練飄，雪濺雷鳴，形極奇勝不可語容；惟曰「好極匕匕」！嘗讀謫仙詠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此景儼然描畫眼前，不禁朗吟一絕：「崖懸千丈喝奇觀，雪濺雷鳴夏亦寒；梢立橋頭昂首望，如簾瀑布掛眉端」。玩畢由崖邊小徑尋歸，經飛雪亭稍憩，緩步歸雪竇赴晚餐。



十四早，與妙靜、啓寧、慈恩、體福諸師遊下隱潭，由御書亭下或循山徑或沿溪流，朝曦彌天，清氣迎人，溪光嵐影極盡林壑雅致，鳥語泉聲饒有幽人逸趣，沿途覽勝尋幽，計七八里到，潭寬半畝，深數丈，岩崖夾覆，空洞若屋，瀑從上飛流而下噴濺而出，似珠簾白虹狀，其奇險遠勝千丈，上隱。余等席地而坐且休且賞。潭頂有瘦石巉岩，若脫箬筍托立盤中，所謂「石筍」者是也。山娃進茶畢，隨意遊覽，或枕石聽山禽奏曲，或倚節看瀑布飄空，或探石筍於崖頭，或掬流泉於澗底，各盡所樂，余詩興勃發，信口朗吟：「尋幽何處去，來探隱潭深！石瘦崖生筍，泉淙澗奏琴；倚節看瀆瀑，枕石聽鳴禽；此境欣難得，披襟發朗吟」。興盡由上隱潭路歸。噫！雪竇如斯佳境，天緣有分，當再來遊也。

余這次之遊雪竇，可謂稱性而遊，比之遊金、焦、廬山、九華……等樂不遜焉。然余以三目的遊雪竇，而遊雪竇亦得三感想者：

一、虛大師為佛教領袖，現代高僧，而教弘慈宗，錫卓名山。二、雪竇為浙東名勝，禪宗古剎，而得菩薩應化，高僧住持。三、彌勒為當來下生，一生補處，托名山以顯瑞，得高僧而傳道，夫豈偶然哉？可稱天造地設。而余得遊茲山，非三生有幸乎？蓋山有高僧聖蹟，其名益著；僧住名山弘聖教，其德更彰。菩薩蹟應名山，法付高僧，其聖普被，斯寧易得哉！虎溪三笑，尚傳為千載佳話，此三者寧不傳為萬古奇事乎？雪竇之美好山水，豈可獨樂而不為一般未遊者告？是以不揣鄙陋而作此遊記者也。（完）

附註：本來上人的遊記文稿很多，可惜昔年在觀宗寺時，所有的稿件盡被火焚失，本篇是由『弘化月刊』抄錄過來的，附  
茲紀念！

